禮經學

解紛第五　禮經

豐[illegible]學

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況今日之世變斷不能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文奚暇屑屑致辨於名物度數閒耶然而名物之不考度數之不詳眾說之不歸於一則先王所以治天下之迹無由克知灼見而巧說衺辭背經反傳之徒代有其人代傳其書其餘波流毒足以啟學識未定者之私智小慧而爲離經叛道非聖無法犯上作亂者之先驅其何以閒執其口而沮遏其勢耶於是取十七篇中大疑難處擇於眾說斷以經注著于篇所以

懲破道塞亂源也異說既除道術歸一學者由是深求聖作明述之原以得乎修己治人之道亂之所生惟禮可以已之豈惟解名數之紛已哉

總義

胡氏培翬儀禮非後人偽撰辨 此篇會通流別通用

儀禮有經有記有傳經制自周公傳之孔子記與傳則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爲自漢以後說經者若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賈公彥之疏禮皆以爲周公作韓昌黎讀儀禮亦云文王周公之法制在是朱子尤尊信其書作通解而近儒顧氏棟高著左

氏引經不及周官依禮論疑儀禮爲漢儒綴輯非周公書及考其說之所據則曰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嗚呼何其不察之甚歟夫儀禮之書敘次繁重有必詳其原委而義始見者非若他經之可以斷章取義也故各書引其辭者頗少然其儀文節次爲諸經所稱引者多矣儀禮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者而穀梁傳云禮有納采有問名有徵納有告期此所謂禮非卽儀禮乎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及聘畢賓行君使卿贈是主國接賓之事以郊勞始以贈賄終而左傳云齊國莊子來聘

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斂又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此非本禮經爲言乎又聘禮有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之禮又有出聘後遭本國君喪及聘賓私喪之禮又有賓死以棺造朝將命之禮而左傳云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又陳芋尹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儀禮止存聘禮朝禮亡）設非先有禮經季文子何從求之而芋尹蓋之言又何所據乎覲禮天子使人賜侯氏以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受而左傳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齊侯下拜登受下拜即覲禮所謂降階拜也登受即所謂升成拜受也雖
以宰孔之辭而不敢不下拜者非即守此禮乎論語
賓不顧本儀禮聘禮君祭先飯本儀禮士相見禮射不主皮入門鞠躬私覿愉愉亦見儀禮鄉射記聘禮記而夫子曰揖讓而升下而
飲非約鄉射大射之文而言乎曰拜下禮也非約燕
覲聘食諸篇之文而言乎曰關雎之亂非即謂鄉飲
燕射之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乎孟子載齊宣王問禮爲舊君有服非即本喪服
經爲問乎各經說喪服多本儀禮漢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
卷今存者惟十七篇多大夫士禮其天子諸侯禮存

者無幾而詩書紀王朝政績宜其徵引者少也然而書顧命之宮室與禮經一一符合王伯厚以詩之賓之初筵行葦可以見大射儀楚茨可以見少牢饋食禮而勿替引之一語楚茨與少牢同如此尚得謂為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哉夫三禮之書惟儀禮最精自諸侯去籍而後禮文散逸五家之傳（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也）不絕如綫以為殘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為出後人之撰輯則未有也且其書亦非後人所能撰輯也昔朱子嘗云儀禮為禮之根本又云極細密極周緻其間曲折難行處都措

置恰好憶培翬初治是經每於靜夜無人時取各篇熟讀之覺其中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裼襲之繁無不條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一字不得者嗚呼此豈後儒所能綴輯也哉至各篇之記與禮記相出入傳與公穀相似亦非七十子之徒莫能爲而謂漢儒能爲之耶夫自昔疑儀禮者如樂史徐積之說前人皆已辨之令顧氏以各經未引及儀禮爲疑余恐讀是經者少而耳食附和貿然不察致使球圖彝器之重漫與贋鼎同類而共譏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戴氏震與任幼植書辨喪服經傳此篇流別通用

幼植奮筆加駁於孔沖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以來相傳之子夏喪服傳爲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爲歆莽之爲之矣嗚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衆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士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

蕭授孟卿孟授后蒼后授戴德戴聖慶普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戴藝文志故云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後師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更絕不聞歆莽改博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目為劉歆傅會者於傳則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則女子子為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旁差之昆弟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緦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緦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

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差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緦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三年之喪故曰三年以爲隆人子不隆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沖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

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隆於祖不隆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緦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替故不敢以功緦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如是康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且喪服及曾祖不及四世祖以上康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高祖

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又於緦麻三月章曰族曾祖父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曾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注云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言曾祖即關四世祖

巳上也㓜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審古人法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惟小功巳下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巳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

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閻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緦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惜尙未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關大功之親使其義益曉然也若女子子

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即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既適人而後降爲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期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斷之言外親之服皆緦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既嫁從夫不能二

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深嘗爲劉歆傅會者二條今姑據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推賈鄭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遠如鄭漁仲近如毛大可祗賊經害道而已矣

經禮曲禮說

鄭君說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其義千載未發案
經曲猶經緯也說文經織從絲也緯織衡絲也衡從
卽橫直經之爲言直也則緯之爲言曲也織者先經
而後緯經本直緯以交之一從一橫乃成爲曲故緯
謂之曲古者凡治天下之事通謂之禮故曰爲國以
禮春秋左氏傳自吉凶賓軍嘉而外凡刑法政俗一
切得失皆斷之曰禮曰非禮二戴禮記於治天下之
事無不備然則禮者王治之通名析言則宗伯所掌
謂之禮統言則六典皆謂之禮故周官稱周禮度儀
禮全經時周禮三百六十官所其之事當事別爲篇

無所不備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禮書綱目據周禮補經實得聖人制作本法周禮儀禮一從一橫交相為用如絲之有經緯故曰經曲知周為經儀為曲者周禮天子所秉以治天下儀禮則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注曰典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是周禮稱禮經經與法同義古者禮統於官臨事則百官各揚其職以其舉其事周官之文蓋各官皆載其一以為官法（三語本汪氏中）而合為一書則天子秉之謂之禮經其目三百六十故曰禮經三百禮經經禮例文周禮為經則儀

禮爲曲經經也曲緯也經法也曲事也周禮官所守之法儀禮法所分之事法經也事緯也事必聯衆官爲之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及凡小事皆有聯以儀禮考之聘禮覲禮卽賓客之聯事如禮書綱目所補則凡事皆有聯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三曰官聯周禮以官爲紀官屬也儀禮以事爲紀官聯也官屬經也官聯緯也事統於官故儀禮每曰官具曰官饌曰官戒禮記說燕義則引庶子官說朝事義則引大行人小行人典命司儀諸官鄭注說鄉飲酒則引鄉大夫

職說鄉射則引州長職凡儀禮中職官制度無一不推本周禮足徵周禮爲經周禮舉行事大法而節文次第備在儀禮儀禮全經其文必兼倍於周禮以司儀與聘禮較可見其曰郊勞致館將幣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之等卽儀禮分節之目鄭注周禮往往舉儀禮實之蓋必如儀禮所陳而後周禮之事一一措置曲當無毫髮憾故孔子曰經禮三百猶可能也威儀三千難能也此儀禮之所以爲曲曲者以言乎緯之盡善也周禮儀禮相經緯如此聖人之制禮也經與曲相輔而行周禮爲禮之綱領儀禮爲禮之

條目也學者之治禮也經與曲相證而明周禮卽儀禮之目錄分章儀禮卽周禮之事類釋例也治禮莫要於釋例釋周禮之例當以三百六十官之事分類系聯之而儀禮固然則雖謂儀禮卽周禮之釋例可也愚初讀禮器鄭注以經曲分屬二禮求其說不得厥後沈潛反覆於二經有年又深考通解綱目之書確知二禮相經緯且周爲經儀爲緯乃恍然悟所謂經曲者卽經緯鄭注貫通二禮爲訓非薛瓚輩所能見及（薛瓚注漢書說經禮曲禮與鄭異後人多從之非是）而經之訓法曲之訓事訓屈曲皆一以貫之矣朱子江氏以周禮補儀禮

蓋深知三禮之相經緯而其法其義實已自鄭君經曲之說發之明乎此而後三禮之文左右逢原同條其理旁推午貫豁然大通而後世排棄周官之邪說亦不待辨而息矣天下之事莫不一經一緯相維持以經言之周官爲經儀禮爲緯詩爲經樂爲緯左史記事春秋爲經右史記言尚書爲緯以說經之書言之傳訓箋注解詁疏義之類爲經釋例及凡釋一事者爲緯儀禮有淩氏釋例周禮無書禮書綱目足以當之何也一經一緯也愚欲取江氏書隱括聯綴更考經文鄭注補其未備爲周禮作釋例專書抑亦聖

入正名經曲之意歟若夫禮器下文所云曲而殺經而等雖通論君子之於禮而經曲之爲經緯則同鄭注就喪服舉例謂正服爲經降服爲緯也鄭君注經下一語每貫本末徹始終後人由之可以創通大義開闢途徑所貴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

儀禮名目篇次辨

儀禮古秪稱禮張氏淳云漢時未有儀禮之名豈漢後學者覩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方氏體云案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

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康成傳其爲魏晉閒人所加可知胡氏云儀禮古祇謂之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所謂禮卽儀禮也其篇次賈疏云戴德戴聖與劉向別錄十七篇次第皆冠禮第一昏禮第二士相見第三自茲以下則異其別錄卽此十七篇之次皆尊卑吉凶次第倫敘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卽以士喪爲第四既夕爲第五士虞爲第六特牲爲第七少牢爲第八有司徹爲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

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爲第八喪服爲第九特牲爲第十少牢爲第十一有司徹爲第十二士喪爲第十三既夕爲第十四聘禮爲第十五公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君皆不從之矣今案禮經篇以類次類以吉凶次以禮記考之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禮運曰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御皆當爲鄉邵氏懿辰說昏義曰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

鄉此四文或先喪祭或先冠昏或先射鄉或先朝聘要皆兩事類舉以考十七篇則士冠士昏士相見冠昏相見也相見自爲一類附冠昏鄉飲酒鄉射燕大射四篇大分言之射鄉也鄉飲鄉射皆曰鄉鄉射大射皆曰射燕之於大射猶鄉飲之於鄉射故合爲一類聘禮公食覲三篇朝聘也公食食小聘大夫附聘禮爲一類喪服士喪既夕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七篇喪祭也喪服分之則別爲一類合之則與喪禮爲一類凡十七篇爲四類此篇以類次也冠義以下七篇皆說經之義其次先冠義昏義冠昏類也次鄉飲酒義射義燕義射鄉類也次聘義朝聘類也次喪服四制喪祭類也喪服四制曰夫禮吉

凶異道不得相干此喪祭所以在後記次本經次孝經喪親章居末蓋取法禮經此類以吉凶次也冠義以下七篇相承不隔蓋記百三十一篇中舊次小戴仍之別錄篇次類次皆與記合大戴篇次合類次未合小戴篇類次皆未合鄭君從別錄至當邵氏懿辰謂當從大戴非也又案禮經古當有三本一全經一約編王制曰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專言禮則禮之全經惟士學之天子諸侯之禮備在其中王制又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周禮曰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於禮之中別其數與其

類則禮之約編凡民皆習之禮不下庶人制禮自士始凡民所習蓋士大夫禮居多今十七篇所以稱士禮而天子諸侯禮亦間存一二以明君臣之義孔子定禮蓋兼定此二本冠昏諸義就士冠士昏諸篇為說蓋據約編言祭義多說天子諸侯祭禮則據全經言故部居分別不相次秦火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約編為近淹中所得五十六篇與全經為近曲禮三千度其篇數不下百餘五十六篇固非全經卽十七篇以經記考之亦非完本何則公食禮云設洗如饗則完本當有饗禮鄉飲酒義兼說黨飲則完本當有黨飲

禮而今皆無之知非完書但冠昏喪祭朝聘射鄉諸
禮具在則所缺當無幾耳邵氏謂十七篇爲完書雖
未確而尚近理至謂五十六篇謂劉歆作僞則誣妄
甚矣

記冕服

記曰不學襍服不能安禮戴東原記冕服等
篇詳矣而未盡也今因其目別爲說或就其
說更定之一以經注爲據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蜼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蜼彝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繢各六衣用繢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繢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

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尚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以上承用戴氏原文江氏永云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

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尙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備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江氏此說深得禮意戴氏震據郊特牲記王被袞以象天謂周人郊祀袞冕備十二章斯不然也郊特牲所云蓋與禮器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同爲夏殷禮鄭注郊特牲以爲記人誤據魯禮蓋魯郊用前代禮不敢同於周夏殷天子服日月星辰以象天而謂之袞諸侯自山龍而下大夫自粉米而下而謂之黼黻皆舉其文之著者與周官諸冕曰袞曰鷩曰毳

曰希據首章別其等者絕殊周官正名九章之衣爲袞與七章鷩五章毳三章希例同則袞非象天之服審矣袞冕以享先王與祀天大裘別文殊等則周人祀天之服不得蒙袞名又審矣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元衣以爲其服無章愚謂古者祭天服日月星辰者象天之文周用大裘元衣者象天之質自袞冕以下五服五章元冕裳亦有一章與古同差但古十二至三章周九章至一章爲異而大裘在其上至敬無文其諸周人以義起禮歟冕服袞鷩毳希皆據文爲名惟大裘元冕據質爲稱元冕衣無文大裘衣裳皆無文也冕服之章冕

繅之旒皆自衮冕而下弁師掌王之五冕冕有六而
言五者下文方說繅斿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
本鄭注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衮以祭與下文諸
侯元端以祭文例同皆謂祭宗廟所謂享先王則衮
冕衮冕十二旒見於此弁師所謂五采繅十有二也
衮十二旒則鷩九旒毳七旒希五旒元三旒旒皆十
二玉所謂就皆五采玉十有二也此天子之冕服也
覲禮天子衮冕諸侯裨冕鄭氏曰天子六服大裘為
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司服職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

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與王同也弁師職諸侯之繅斿九就鄭曰侯當爲公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孔沖遠曰公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元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是其等則冕藻之旒不敢盡與王同也凡諸侯讓於天子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

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
而祭於己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
禆冕矣愚謂記言玄冕以祭文與上龍衮以祭同則
祭先君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
於公冠而祭於己則諸侯自祭之服降於助祭宜也
凡冕服皆元衣其裘蓋皆以羔玉藻歷說裼衣而卒
曰大裘不裼孔沖遠謂無別衣裼之戴氏震曰朝祭
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
裳前三幅後四幅襞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
不合有衽以揜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以上戴氏原文鄭氏曰皮弁之衣用布盧子幹亦曰布上素下皮弁服凡上服之內有中衣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鄭氏曰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此言中衣也裘之外有裼衣玉藻說皮弁服之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麑裘此言裼衣也中衣

[illegible]主衣為裏故謂之中裼衣與裘為表故謂之裼中衣裼衣雖同在上服之內或說冬服裘以裼衣代中衣而以帛裏布要專為中衣言之以言裏非裼之義所謂言各有當裼衣主以表裘詩不云乎衣錦褧衣裘衣錦衣上加皮弁服不得援中衣之例議之或者謂皮弁衣裳皆素則素端矣淩氏廷堪曰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為二服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皮弁質象上古衣當用布明矣

記爵弁服

古者天子至士皆服冕周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白虎通曰爵弁者何謂也周人宗廟士之冠也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說文曰士無市韍本字有韐韐本字或從韋作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靺賤不得與裳同以此知爵弁服專爲士制也周官經弁師掌王之五冕皮弁弁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韋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鄭氏謂弁經如爵弁而素司服冕服下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其服差卿大大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自皮弁而下如卿大夫之服江氏永曰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

弁絰服見之士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
言爵弁者疏云爵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
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玄
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
愚謂不以韋弁爲首者韋弁兵服非常服爵弁本專
爲士制後因以爲弁中之尊服孤服以祭故襍記曰
大夫弁而祭於己諸侯惟未受爵命服之詩云韎韐
有奭以作六師謂諸侯世子除喪朝天子未爵命服
士服天子以之爲將起師也公襲有爵弁以是始亦
必以終也公冠不用爵弁非常服也禮冠昏喪經有

爵弁聘經有韋弁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韋弁者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故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或曰韋弁以韎布爲衣而素裳其諸聘禮變於兵事歟陳氏祥道謂韋弁卽爵弁胡氏培翬曰爵弁爲士服而韋弁通於大夫以上自是二物且爵弁用布韋弁用韋爵色近五入之緅而韋用一入之韎固有不容强同者陳氏說非也愚謂韋弁果卽爵弁司服當云士之服自韋弁而下矣凡冕與爵弁服用絲經特言爵弁服純衣則皮弁以下用布可知

記朝服

諸侯日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以上戴氏原文或謂委貌爲元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特牲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文有詳略其實同也司服職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卿大夫之服則士禮之元冠朝服卽冠弁服也江氏永曰弁者冠之通名據說文弁本作覍象形蓋象皮弁之形惟皮弁爲弁之本制餘皆通稱爵弁制如冕而前

之弁冠弁賓冠而謂之弁服弁賓喪冠而謂之弁士冠禮記陳委貌章甫毋追以釋經之元冠委貌爲元冠審矣或曰弁有笄有笄者紘冠無笄無笄者纓冠弁既稱冠又稱弁其諸元冠而加笄國語所謂委笄歟士冠而纓大夫以上冠而笄其冠制則同戴氏震曰玉藻之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袪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紃施諸縫中者也

更定戴氏震記元端

元端元冠士以爲祭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

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韠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舄素積白舄玄端黑舄凡冕服皆舄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驌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亦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士入廟宜羔裘大夫士元端平居宜狐青裘以下今易玉藻記曰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

褻元綃衣以裼之舊說曰玄端之裘也論語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謂在家接賓客也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皮弁之裘也論語曰素衣麑裘絞素相代可也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朝服之裘也論語亦云緇衣羔裘狐裘黃衣以裼之大蜡時臘先祖所服之裘也論語亦云黃衣狐裘郊特牲記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皮弁時或素服與喪近故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袪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與皮弁裼衣

同也黃冠野夫之服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謂庶人也庶人深衣深衣之裘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此句戴氏原文凡祭服皆羔裘天子祭天大裘餘冕服良裘繼裘以誓省亦良裘裘頒賜羣臣以功裘狐青麛裘其類歟

戴氏震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縓緣鄭氏以

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裦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尺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圜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圜二尺四寸規胡下剡衣之幅衣身二尺二寸與袂參齊之下猶有餘長當剡之使狹以接裳上際其剡之兩旁當胡下處則縫而規之如袂記曰袂圜以應規謂袂也又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謂兩旁所剡之上當胡下與袂接處也規胡下而剡衣之餘幅以接裳施帶此說足補江

氏永深衣考誤所未及記曰袂圜以應規又曰袼之
張氏惠言圖意與之合
高下可以運肘袼胡下也剡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
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
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
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寸殺而
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
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
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
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綼裳下緣謂之緆與純袂廣
各寸半

戴氏震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刺黼文以褗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疑絺綌之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近體襌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之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

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袗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國有不服上衣而袗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裘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褻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邃垂也延深淺之度天子以下同惟天子前後所垂旒各十二爲異記陳天子之制邃延自據旒言之叔孫通禮器制度

書歐陽氏本伏生說皆謂冕前後有旒蓋周末漢初人猶及見古法服冕之有旒猶皮弁之會五采玉璂本意皆以爲飾但聖人制禮因事託戒旒旣前後垂則在前者有蔽明之義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言非禮勿視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諸侯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賓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二語本戴氏）亦以見冕服之章冕繅之斿皆自袞冕而下大裘之冕至敬無文不聯數也諸侯

之繅斿九就侯嘗爲公斿衍字唐石經原刻無之諸公繅九就而玉與斿皆取數於就則諸侯以下各以其等推之可知也延前圓後方紐小鼻在武上笄貫之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笄垂其餘凡冕弁笄有笄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自紘以組至此戴氏原文）冠下卷謂之武武下垂纓皆連屬不殊以白布爲之齊則緇後世聖人易之以白布冠爲喪冠以緇布冠爲始冠之冠而殊其纓

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緇布冠冠武皆以緇布相連而纓以青組又不屬於武而別用未冠時所服之頍項屬之皆以別于條屬之喪冠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鄭氏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言固冠者冠得纓而固緇布冠纓屬于頍猶皮弁爵弁紘屬于笄笄與頍皆以固冠也元冠纓即屬于武則頍與笄皆不用元冠之異于緇布冠者衡縫冠卷殊纓武各異材記曰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元縞而后緌委亦武也大白緇布冠武相屬不緌

元冠縞冠別有委武緌之文質各從其宜記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屬武者屬冠於武少威儀不嫌於條屬者纓武異材也士之緇布冠不緌諸侯緌之尊者飾也戴氏震曰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此弁之本制皮弁韋

弁則然弁之名本專屬皮弁後因以爲冠次於冕之稱爵弁弁經是也又以爲冠之通名冠弁服弁是也士冠禮記曰周弁殷冔夏收弁卽經之爵弁冔收皆冕屬則爵弁之制如冕可知也又曰委貌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以釋經之元冠則元冠卽委貌可知也鄭注司服以冠弁爲委貌冠弁卽玄冠又可知也冠弁服弁之名不見他經蓋名弁而實冠他經直謂之元冠喪冠也凡冠用纓纓屬於武弁用紘紘屬于笄笄貫于武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笄委貌冠也得有笄者委貌之武非笄不可施

弁大夫以上元端移秩以別於士或委貌得施弁紘要其稱委貌若稱冠弁元冠則同舉其名曰委貌著其實曰元冠別其等曰冠弁或曰冠弁稱冠又稱弁據大夫以上有弁者言而士服亦該其中戴氏曰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愚謂士爵弁之下有皮弁元冠緇布冠惟爵弁專爲士制故周禮無之餘皆上下通服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重古也天子始加元冠由卑卽尊也元冠元端朝服所同故禮不以冠名冠禮備言之

則如士冠禮曰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曰元端元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約舉之直曰元端曰朝服特牲饋食禮主人元端助祭者朝服故經變文言主人冠端元以見之

士冠禮

士冠禮爲士身加冠說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又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胡氏曰曲禮二十曰弱冠四十曰强而仕此常法也亦容有才質出衆未冠已居士位者賈疏引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

以證則固有年未二十已任職者矣今案鄭引齊語者彼文云昔聖王之處士使就閒燕士羣萃而州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然故士之子恆爲士此所以未冠而已能任職也此禮蓋爲士之子已仕者制而未仕者亦如之本朱子說爲士加冠制而自士以上及乎天子之元子亦如之萬氏斯大說爲諸侯之士制而天子之士自主人冠服以外亦如之張氏爾岐說胡氏云冠昏喪祭切於民用周公制禮欲

以通行天下故多就侯國言之　敖繼公以此經為
主言士冠其子之禮蓋見經云將冠者采衣紒以為
未仕之服也若然童子已為士者將冠時當服何服
乎采衣紒乃未冠之服非未仕之服

大夫以上冠年及天子諸侯加數考

賈疏云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為大
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
之長殤鄭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
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丈夫冠
而不為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

行得爲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注云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是諸侯十二而冠也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殷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殷

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以下仍爲殤故二十乃冠矣若天子諸侯冠自有天子諸侯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天子自然有冠禮但儀禮之內亡耳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　案賈說是也後人或謂天子當五加與公冠篇天子儗焉之文背

張氏爾岐所疑冠禮數事辨

士冠禮冠者見母不見父見贊者不見賓說者疑之王氏士禮云父冠其子延賓以重其事父自爲主而涖之卽是見也賓旣與冠者成禮於堂矣亦不必更行見賓之禮今案見者以成人見也父與賓與禮以成冠者旣冠見于母明已爲父所成也所謂資于事父以事母也見贊者及兄弟明己爲父與賓所成也贊者親爲冠事而亦見之者禮成于賓也若父與賓則固行禮之主也奚取於見而告以成禮乎　又案冠者見母母拜受以母拜子禮記孔疏以下諸說紛如萬氏斯大云禮婦人之拜有二肅拜也手拜也肅

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揖也手拜者足跪地而拜如今婦人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至重尚止肅拜況其他乎故知此受脯俠拜亦肅拜也胡氏云禮記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而與爲禮一語卽是定解今案經賓東面答拜注亦以答拜爲成人而與爲禮是拜者與之行禮以明其成人耳與之行禮所以責之行禮也古人爲禮必拜昏禮舅姑亦答婦拜　又案冠禮以母之尊而拜其子所以加禮於父所成也此妻天夫之義特牲以父之

尊而亦拜其子所以加禮於親之後也此子天父之義冠禮特牲拜子以重責子孝孫慈昏禮舅姑拜婦以重責婦順皆聖人制禮之精意所以警動人心而維持天經地義於不敝也

冠禮無告廟之文蓋文不具昏禮明言受諸禰廟詳下而經亦不言告廟是其例

冠月考

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時也賈疏據之謂冠有常月本經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秦氏蕙田據之謂冠無常月愚謂二月蓋冠之善時非冠之定時

何者冠以年斷年以月計曲禮內則諸記皆言二十而冠荀子韓詩外傳說苑白虎通皆言十九而冠禮經校釋曰荀子言十九而冠明禮所謂二十而冠者必滿十九歲之月數又加一月入二十之限乃爲二十行冠禮其未滿十九月數者雖踐二十之年仍不得爲二十而爲之冠也知者喪服殤大功章傳曰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曲禮曰二十曰弱冠喪服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若但以年論不核月數則或以元年正月生十九年十二月死已足十九歲以未及二十未冠爲殤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二十年二月死

但踐二十之年計其月數纔踰十八歲以巳及二十巳冠不爲殤厚薄殊絕不合事理故射慈謂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不以歲則所謂二十而冠者必滿十九之月數而後爲二十行冠禮出殤限也禮家恐人疑二十爲但踐二十之年故實核其所歷之月數必先足十九而曰十九而冠荀子傳之韓詩外傳說苑白虎通亦皆云然故知十九而冠者正以曲達二十而冠之制不然二十而冠誰不知之而謂荀子韓傳等昧之耶然則滿十九之月數而後冠則正月二月生者皆以二月冠用冠正時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

子取妻時也據生月最前者爲正也其三月以下生者則不能依正時各以其滿十九月數之後一月冠爲時不定故經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也　又案荀子十九而冠據天子諸侯子言謂天子諸侯子雖貴亦十九而冠與士同所謂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楊倞注謂先於臣下一年非

士昏禮

昏禮爲士禮說

禮經校釋曰昏經專言士禮方氏苞以爲卽大夫昏禮不知記明云士昏禮經首不言士者蒙上士冠禮

之文也今十七篇次序雖後人所定然周公原第亦必昏次於冠士冠禮後雖當有諸侯天子冠禮相隔乃及士昏然冠以士爲首昏亦以士爲首則士昏不言士者以蒙上士冠之文可知故耳且以經文證之亦可決其專爲士制經親迎章云其實特豚案特豚士制也盥饋同大夫以上當異但無文以言耳又云主人爵弁注大夫以上親迎冕服是經所言爲士禮也又云婦車亦如之注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是士禮在經與大夫異也又云女次純衣案大夫妻當服編禮衣則經所云爲士禮也又云贊爾黍授肺脊疏曰此先爾黍後授肺特牲亦然以其士禮同也少牢佐食先以

舉肺脊授尸乃爾黍者大夫禮與士異故也婦見章
纚笄宵衣以俟見案大夫妻當褖衣即宵衣亦當移
袂此時服降親迎一等則經是士禮也又云舅姑共饗婦以一
獻之禮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為之知者見昏義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
鄭彼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
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可也昏義皆說此士昏禮惟此條參言大夫
又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疏曰按莊二十
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
禮也鄭注喪服亦云古者大夫不外娶今言異邦得

外娶者以大夫尊外娶則外交故不許士卑不嫌容有外娶法故有異邦送者也據此諸文此禮爲士制無疑諸家所抉以成其說者不過用鴈墨車纁袡三事耳不知昏禮用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墨車則注謂攝盛纁袡則注謂假盛假盛猶攝盛也曰攝曰假則是士用大夫禮而非正大夫禮明矣吳氏不信攝盛之說則士喪特牲皆有用大夫禮者見淩氏釋例亦將以或攝或不攝疑之而謂經錯舉士大夫禮非攝盛耶　如吳氏方氏說則此禮非士禮亦非大夫禮即士禮亦即大夫禮經有此游移淩雜之制乎設

明云士昏禮則此禮專爲士禮而大夫別有昏禮甚明冠禮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切指之曰其昏禮是大夫別有昏禮不與士同之明文也大夫五十始命未五十仍行士禮則大夫昏禮爲五十後改取者制甚明蓋未爵而豫爲制昏禮是僭也旣爵而不別爲制昏禮是替也制在爵後則非改取而何若大夫之子則不得從大夫禮猶諸侯之子不得用諸侯禮此謂父在也父沒則更無用大夫禮之理喪服言大夫之子謂父在也父沒則同於衆人大夫昏禮當爲大夫制不爲大夫之子制也聖人以未爵行士昏禮者爲正而以旣爵行大夫昏禮者爲

變猶天子諸侯之子父在行士冠禮者爲正幼孤卽
位後行天子諸侯冠禮者爲變也萬氏斯大不祥之
說殊陋

昏期辨

昏期諸說不同張氏惠言包氏世榮說近得之包氏
曰周禮媒氏曰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
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鄭注二
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此言男必三十女必二十爲
定時過此則衰未至則不許故曰令令者令民不敢
過不敢不及也又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

不用令者罰之此言昏期必以仲春唯有喪禍者不拘此月故亦曰令說者謂三十二十年之極仲春時之極故令之若未三十二十未仲春則無須令此非經意也曲禮曰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如其說將冠不必二十仕不必四十歟自說者以下字句有改易三十二十之限仲春之期義無可議焉昭所據禮記本命尙書大傳穀梁傳義俱符合也詩毛傳言嫁娶男女之年者一言昏期者三摽梅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總三章爲一義與媒氏合野有死鹿傳

曰春不暇待秋也東門之楊傳曰男女失時不待秋冬綢繆三星在天傳曰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三星在戶傳曰參星正月直戶也此則承其師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說與周禮違然王肅述毛者據家語女年十五至二十男年二十至三十皆可昏非傳義鄭箋言嫁娶男女之年者同傳摽梅箋曰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又曰善時謂年二十又曰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言昏期者十皆如周禮總而論之男女之年定以三十二十毛與鄭同也論昏期一以秋

令一以仲春毛與鄭異也張氏云詩禮疏說昏期孫
卿韓嬰毛公之義自季秋至于孟春爲期盡雖仲春
猶可行馬融鄭康成之義據周官媒氏仲春爲婚月
之正三月至五月猶得行之夏晚則不可當明年仲
春不待禮會而行所以蕃育人民是謂奔者不禁以
易義言之歸妹九月之卦泰正月之卦其辭皆云帝
乙歸妹則季秋至於孟春殷禮昏期審矣歸妹之名
庖犧所作則殷因于古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則周
因于夏實改殷制今案詩人取興多據時物張說昏
期殷周之異以詩文考之周南有桃夭召南有行露

摽有梅而草蟲云言采其蕨言采其薇野有死麕云
有女懷春何彼穠矣云華如桃李豳東山云倉庚于
飛之子于歸小雅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言采其蓫
言采其葍皆據春時與周禮合則周制昏時以仲春
爲正也豳七月述公劉時事曰春日遲遲女心傷悲
與二月綏多士女合則昏期仲春周因於夏也衞居
殷墟鄘以殷索其詩曰秋以爲期曰士如歸妻迨冰
未泮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之文合則殷制昏期秋
冬爲正也此經有明文確然可據者殷周昏時異昏
年不異包張兩說相兼乃具然此言其常也若有故

則不限以年故禮有爲夫姊之長殤亦不限以時故周禮云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明有故不罰也且此言乎臣庶也若天子諸侯則娶不以三十故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其時雖亦仲春爲正而不限以仲春故春秋書嫁娶不以得時失時爲襃貶（略用包氏義）人君急繼嗣且位尊事多不可以常例定時限也然則無定年定時者王侯之制有定年定時者臣庶之制有定年定時而有故仍不限之則禮之曲體人情也周禮注以有故爲喪禍舉其大者言之卽非喪禍苟有故焉亦不以不用令罰之也曰然則汪氏中釋媒氏

文非歟曰非也汪氏所言越王句踐之法非周制王肅之說非經意亦非荀子毛公意包氏據曲禮已足以破之矣內則子能食食章一歲有一歲之事而云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據此則是三十始娶非年盡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明據正時言之周禮之文正與相符安得謂禮言其極乎

奠菜祭禰辨

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此禮說者多誤鄭氏珍曰此篆舅姑生時厥明贊見見訖醴婦之禮此經謂之奠菜禮記謂之廟見執笲菜所以為摯樊棗栗腵

脩而用菜者蓋神之不敢褻味非以爲祭而當盥饋也婦行此禮後別有祭禰之禮乃以象生時盥饋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必祭成婦義者婦有共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可知廟見止是見舅姑告來婦祭禰乃成婦共養之義於經注判然甚明惟共養統於嫡故庶婦舅姑存既不饋沒亦不祭其祭禰者惟嫡婦若庶婦止有廟見耳賈孔以此經奠菜後更無祭舅姑之事遂以廟見奠菜祭禰爲一而孔氏更云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旣不饋亦不廟見曾子問疏說此

經者因云適婦有特見禰廟之禮庶婦則無之惟於三月祭行之時從主婦入闈門立於房中列在內賓宗婦之班而已夫爲子也妻者則皆爲舅姑也婦舅姑生則寢見之沒則廟見之生則饋於寢沒則祭於廟兩事以寢廟分存沒以適庶分行否不以饋與見爲存沒相對謂生不饋者死不見也孔子亦云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存旣當見沒何以卽不當見乎若初不告某氏來婦而至祭行之時突列內賓宗婦之班以助祭祀恐舅姑有靈當怪彼何人斯也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此所問未廟見者豈專爲女之爲適婦者乎如適婦乃得廟見若孔子言是必廟見始成婦爲庶婦者不將終身不成婦乎則孔疏之失（失字原作悖經害教四字辭氣太過沖遠大儒不宜以此加之今易之）明矣　又案舅姑偏沒庾蔚之謂厥明見存者行盥饋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靈恩謂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廟見亡者（曾子問疏）賈氏云若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案庾說絕無理賈說但不見姑亦未協姑偏沒則祔於皇姑皇姑

於舅爲祖廟姑祔於此婦自必見於此何曰無廟可見若必有專廟始可見則庶士庶人無廟者豈舅沒亦可不見乎又或說舅之祖廟舅爲祭主子婦不得越次而奠於曾祖廟此亦誤以奠菜爲祭推之不知奠菜止是告來婦而入見耳非儕舅之祭也如其說令舅沒祖在而主昏時舅無廟祔於其祖婦亦不當見舅於曾祖廟乎要是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姑偏沒而不告來婦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理聖人決無此制崔氏義於大夫士庶有廟無廟皆可通是確說

昏禮告廟說

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先儒皆專以女家廟受言鄭氏珍曰經文納采至請期五禮皆行事於女家之儀節男家直若無事者然愚嘗思使者之行五禮也其將禮者有所執之鴈及束帛儷皮是物也必先自男家之主人授之而主人又必有以命之在女家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於廟中爲神鋪筵陳几使若祖父臨之以受其禮其敬愼鄭重至矣豈男家以先祖之承宗繼嗣者求人而顧於居室堂階之閒褻焉率焉以授之禮而命之往乎又使者四次往女家受許諾之命及厚待之醴取脯而出執以反命於

男家其將於何致脯於何致命豈女家愼重如此至男家卽於居室堂階之閒隨便受之曰吾旣已知之乎聖人制禮斷未有如是不倫也玩記文然後知經之不備載男家者記盡補詳於此三句之內凡行事蒙下二句括男女兩家行六禮而言受諸禰廟其受屬使者歟在男家爲受主人之鴈與皮帛及納采問名卜吉告期之命在女家爲受主人諸不敢辭敢不敬須之命及主人之醴其受屬男家歟爲主人受使者四次執脯反告女家見許之命下所謂某旣申受者也其受屬女家歟爲主人受賓當阿所致之命楹

問賓授之鴈並下云主人受幣士受皮者也若屬昏
者其於父則受醮酒及往迎之命往奠之鴈於女家
則奠鴈降出是受其女於女父昏義所謂親受之於
父母坊記所謂舅姑承子以授壻者也凡此皆於禰
廟受之足明男家當遣使醮子及使者反命之時亦
必於廟之戶西設筵右几以依神使若祖父臨之然
後行事決矣如此則兩家於六禮直以祖父臨之不
止於一告使祖父知有此事而已故其致辭並稱某
有先人之禮言此禮由先人非由己也明乎此則曲
禮齋戒以告鬼神及左傳王子圍布几筵告莊共之

廟者皆男家受於禰廟之正禮不待旁推曲證而自明矣經以男家行事可照女家知之故文從略記欲詳見男家及行事之早晚故特著此三句不然女家六禮皆受於禰廟經文已明惟五禮用昕不見記但言必用昏昕足矣何須贅受諸禰廟乎自漢已輕讀此三句故白虎通義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之強說朱子通解亦從之而反疑左氏不足信然其所定家禮納采則兩家主人奉書以告祠堂迨使者反男家主人更以復書告祠堂親迎則兩家主人告於祠堂乃醮其子女析理協義之精自與先聖脗合

特不知經記已有明文說者相沿不瞭故於納幣一節獨不告廟是其稍違者耳又案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至厚其別也此節兼男女兩家言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亦據此經所詳女家設筵右几明文而言其男家自可知非以告君諸事爲專主女家而援女家之禮爲證也疏不明注意遂以經爲專主女家復云醮子但自齋絜止在寢不於廟其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乃多生葛藤矣文王世子五世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娶妻必告告與下文練祥則告同故注以爲告於

君於昏禮告廟絕不相涉左傳昭元年疏據以推告廟爲古禮云亦旣告君必須告廟尤牽附無謂至隱八年鄭忽先配後祖事鄭解祖爲軷道之祭直是忽與嬀氏在陳已成夫婦而後行耳祖爲先世之稱又爲道祭定名古無以告祖廟爲祖者鄭解自較賈逵確當要非主白虎通不告廟之說乃云然也杜氏說逆婦必先告廟而後行此據楚國語推得非他有所本其言是矣而實非傳文所謂然亦止得其一不知六禮皆然經固有此明文也近盛氏世佐力伸齋戒告鬼神爲男家告廟的據而云康成不主告廟故注

曲禮及左氏皆非並緣此記不明說皆顛倒　今案鄭說極是惟白虎通取妻不先告廟當謂親迎婦至即同牢而食三月而後祭行舅姑沒者三月而後廟見告來婦耳非謂六禮不受命于廟也此條略取陳氏立義

問名女爲誰氏解

問名曰敢請女爲誰氏注曰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諸儒說此條多不安案媒氏既通婚姻之言使者既行納采之禮斷無不知女之姓氏者納采既言某之子矣其爲主人之女又何待問而經辭若此者竊意問名非空憑口說必有一文書具載女之姓

名生年月日其父母爲何人其行爲幾俾壻家確然無疑曰爲誰氏者請女姓名之文書也不曰何名而曰誰氏者謙也若不必其主人之女然也主人受爲對以女名即授以此文書也其禮不曰問氏而曰問名者主人容有數女氏所同也名所獨也使者之辭曰誰氏若不必其主人之女者主人之辭曰備數擇之若不必其專求己女者皆所以致尊讓略本鄭氏珍說昏姻之言有禮於始夫婦之道所以不苦於終也

士相見禮

侍食禮辨

若君賜之食兩節說者多襲論語邢疏之誤校釋曰若君賜之食節言見客於君之禮論語侍食於君節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節皆與此同若有將食者節言侍食常禮玉藻若有嘗羞者一節與此同玉藻前一節言君命之祭然後祭此經上節及論語但言君祭先飯者命祭君之義先飯臣之禮此經主言臣禮故不及命祭玉藻補經所未備也此經云賜據君言論語云侍食據臣言賜如君若有賜焉之賜謂特賜與之禮食記人恐後人不明故申之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客之二字正釋經賜字也邢氏昺論語疏

始誤以君祭先飯爲臣不祭非客之之禮江氏永駁之謂不言祭者記者略之君以客禮待之故代宰夫嘗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案江說至精蓋侍食而客之與正侍食異者有三客之則膳宰不嘗食不客則嘗食一也客之則命之祭不客則不命二也客之則先飯不客則不先飯三也蓋君將食膳宰嘗食正禮也客之則不使膳宰嘗食以膳宰不爲客嘗食故降尊以就卑與客同燕禮大射羞膳者皆不嘗食是也然君雖以客待臣臣不敢當君之客己且不敢廢君嘗食之禮使君因己而食火

齊不得之物故於君祭時先飯示代膳宰嘗食也燕射賓重則不嘗食無膳宰嘗食者尊客之義代膳宰嘗食者愛君之仁也若不以客禮待之則君自伸日食正禮使膳宰嘗食既有嘗食者則臣不嘗食但循侍食之常而已王氏引之褚氏寅亮何氏培翬劉氏寶楠等不知膳宰所以不嘗食之故乃謂客之與不客所異者在祭不祭不在嘗食者之有無誤矣夫所謂君祭先飯者據臣言之也若合君一邊言則臣當後祭先飯矣君命之而祭是後祭祭畢即先君而飯

非以君命使節解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注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案此節經注說者多不得其解校釋曰大夫以君命使者聘也聘則公士爲擯大夫士俱有非以君命使而以君命私言事則以私人擯不以公士擯大夫士不俱有公士對私人言散文則直曰士經云非以君命使則大夫士不俱有可知如是者則不稱寡寡字兼上大夫稱寡君之老下大夫稱寡大夫而言云大夫士則以君

命使可知如是者則上大夫得稱寡君之老下大夫得稱寡大夫經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耳其大夫之中兼上下二者蓋統言則皆是大夫也卿聘以下大夫爲上介不直用士而云士者蓋總見聘則大夫士俱有上賓既以下大夫爲介又以公士爲士介上介亦統在大夫中若非聘則公士且不得用無下大夫可知經文上下相互自足不言擯而擯義即在士字中矣注云謂擯贊者辭者核上下經文意而知又賈氏謂據玉藻爲證是也玉藻公士與私人對文此經無所對則經士字當記公士可知云不稱寡者

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釋經不稱寡句經下句言寡君之老注變老爲某者所以通其義於下大夫明寡字兼寡君之老寡大夫而言下句但言寡君之老者舉上明下也旣不稱寡則言姓名而已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大夫下大夫卿士上大夫經之大夫兼上下二者然下但言寡君之老意雖互明文似未備注恐人偏指上大夫故竝舉大夫卿士以實之注之大夫則專指下大夫非經之大夫注之士字更與經士字全無涉四字只當經二字先大夫後卿士者順經大夫文耳然其意則與經大

夫別也經不言大夫使注以使字申之明士爲擯則必是使故稱寡君之某也則上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者是大夫士不俱有明矣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者彼經無之老二字彼注云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於未句無說今案彼文當依此注所引釋之蓋旣仕卽公士士惟隨大夫爲介以聘其擯辭則曰寡君之某記單言寡君正與此經單言寡文義一例云使者明無以私事出而用公士爲擯稱寡之理也惟使聘則可耳雖彼此立文意各有主而事則相同故

注引爲證上句證士字末句證聘用士擯辭君有饋句則連引耳但言寡君之老者亦舉上明下以上云寡君之某兼上下言文已明故也老尊稱也大夫爵稱也周官鄉老尊於鄉大夫尊卑異稱德之衰也聘所以講信修睦考禮一德尊事天子公事也非聘而出私事也異擯又異辭春秋之義名氏不若官公私異稱義之正也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通考

孔氏禮記正義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

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敎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士擇學士最賢者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

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於國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張氏爾岐云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卿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盛氏世佐云此篇所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卿大夫飲國中賢者

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也自呂氏大臨謂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其說見采於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尙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之鄉人注以爲鄉大夫者亦別褚氏寅亮云此禮雖主與賢能選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者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尙齒貴貴之義州長習

射有賓無介若有遵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以齒序雖曰習射尚功而兼貴貴尚齒猶鄉飲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于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尙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案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即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賈疏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即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

賢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矣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賓卽杖者年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故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尙德不尙年年少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酬酢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

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汨之故詳辨爲今案諸家分別鄉飲四事甚明惟論語鄉人飲酒當與下文鄉人儺同爲公家之禮杖者之文與黨飲禮正合褚氏專以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當之似未確然飲賢之禮在坐皆賢而賓介等必以齒爲序則誠如褚氏所云敖繼公以興賢能謀賓介之禮當之其不達於事理甚矣

鄉飲酒賓席所在弁禮經房室制度通考

經曰乃席賓主人介注曰賓席牖前南面案此所謂席賓於西北也此室正中牖前則近西卽此可推明

禮經諸篇房室之制校釋曰天子諸侯左右房屢見禮經記注孔賈疏義申之謂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後人多疑之弼案謂天子諸侯宗廟路寢學宮左右房大夫士廟寢學皆東房西室者鄭君傳禮經先師相承之說也謂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燕寢諸侯之宗廟路寢學宮大夫士之廟學爲左右房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爲東房西室者鄭君之自爲說也知者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禮器記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謂廟制也喪大記婦人髽帶麻於房中注天子諸侯有

左右房謂寢制也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人君左右房謂學制也言天子諸侯左右房明大夫士不左右房公食諸篇言東房者東房對西房言特牲諸篇亦言東房者東房對西室言鄉飲酒賓席戶牖閒凡賓席皆在戶牖閒所謂客位鄉飲酒義謂其位在西北則室在西無西房而上云羞出自東房明東房對西室也聘禮還玉賓退負右房而立有右房者據在正客館也此條本賈氏義此蓋師師相傳之義也詩斯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周禮匠人注禮記玉藻注義同是天子宗廟路寢如明堂也鄭注謂文

王在豐猶諸侯制度故廟寢有東西房是諸侯廟及路寢乃爲左右房也斯干箋又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是天子燕寢與諸侯正寢同則諸侯燕寢當東房西室也既夕禮朝廟正柩于兩楹閒注象鄉戶牖也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必正中則大夫士之廟亦爲左右房義本孔氏廣森與諸侯同惟正寢爲東房西室降於諸侯故饋食禮每言東房而昏喪虞禮則惟云房明其制異正寢既東房西室燕寢自東房西室也鄉飲酒禮乃席賓主人介注賓席牖前南面牖在室中西賓席牖前當西北之位

則室必正中略本盛氏世佐義鄉射言戶牖之閒者鄉射賓不必在西北是大夫士之學亦左右房故鄉飲酒記及義及鄉射記皆言東房也然則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惟可施於正寢故注于正寢無異義此鄭君自爲說之義也蓋鄭見經于大夫士廟學之制皆言東房與諸侯同于寢制但言房與諸侯異疑先師言房室之制未免牽混故既著其說而于廟學復分別言之也鄭既疑先師之說所以仍著之者以東房對西室言亦自可通傳說已久不敢輕廢猶肆夏存呂叔玉三易著杜子春之義蓋其愼也後人不深考注文而妄議

鄭言大夫士東房西室之非又不深考經文而謂大夫士廟寢皆左右房惟孔氏廣森云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則寢之視廟宜有襧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大夫士之廟乃左右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於君耳饋食禮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爲廟無兩房者信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爲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

一房一室合於二內之謂飲射在學與廟同制案孔
據經文分别廟寢暗合注意最爲精確胡氏又據斯
干箋謂諸侯燕寢爲東房西室亦發千古所未發但
謂東房西室專爲燕寢之制而大夫士之正寢亦左
右房則未合于經據經昏禮在燕寢喪虞皆在正寢
喪虞與昏同言房若房中而不指其東西左右則大
夫士之正寢與燕寢同一房審矣且以次差之天子
廟寢如明堂而燕寢左右房諸侯廟寢左右房而燕
寢東房西室則大夫士廟及正寢當東房西室矣但
宗廟尊故亦爲左右房而惟降其正寢爲東房西室

東房西室無可復降禮窮則同故燕寢與正寢同東房西室也如胡氏說則大夫士宗廟正寢燕寢悉與君同制似失尊卑之差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是別於諸侯而言不兼大夫士蓋周初宮室皆承先王用諸侯制正寢左右房燕寢東房西室宣王改作乃於燕寢爲左右房與諸侯異制故詩特言之詩文可據以推諸侯之制不可據以推大夫士之制也燕寢之制諸侯與天子殊正寢之制不獨諸侯與天子殊而大夫與諸侯亦殊故鄭詩箋言天子燕寢有左右房以別於諸侯禮注於正寢遵用先師諸侯有左

右房之義以別于大夫士皆經之達詁也胡氏所以謂大夫士正寢亦左右房者以誤會詩箋之意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戶以達于房左右房者室乃南向開戶禮經喪禮虞禮言室戶皆南鄉者則皆左右房而非東房西室今案詩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既有左右則室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

其戶矣案大夫以下燕寢與諸侯同孔據大夫以釋
一房者之室戶亦未爲失而其言室戶之制則甚精
孔意以一房者東爲房西爲室室之西偏當西夾北
牖在室中央而戶則在東隅與房逼近是其戶在室
之東也兩房者室居中牖在室中西戶在室中東是
其戶近室之中也近室中則西于在室東隅者故曰
西其戶者異于一房者之室戶也經西南其戶承築
室百堵言則西南專據室不據堂孔氏蓋案禮圖爲
說義本明確經之西字對一房者之室戶在東隅則
一房者室固不東鄉開戶經之南字對明堂之制四

面有戶則更不足以明一房者之室戶不南鄉西南二字義不相蒙無論一房兩房室戶固未有不在南者若與房相通之小戶則春秋傳所謂側戶不在房戶室戶正戶之數不得單名戶昏禮內則由房入室由室入房不言出入當由側戶蓋燕私之禮然經所謂贊入戶則固正戶諸經傳所言戶亦皆正戶未有稱側戶爲戶者側戶不獨一房之燕寢有之卽天子燕寢左右房者亦有之書大傳說后夫人入御于君皆由房入室不由室戶蓋婦人恆由側戶出入也側戶不在戶數故鄭謂天子燕寢止一南戶非如明堂

之制四面皆正戶也玉藻居恆當戶直言戶則是正戶非側戶故注云向明如謂一房者室東向開戶而無南向戶則是室無戶但有側戶矣以是言之室戶皆南向喪禮虞禮之戶固一房者之室戶諸侯燕寢大夫士正寢燕寢皆東房西室詩文禮例本無不合也此經飲酒在學有左右房與私家異故席賓西北不在戶牖閒而在牖前賓席牖前而其西仍得容衆賓三人不相屬之席也

今案特牲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言東房在堂後室東其房中之東當東夾北此明東房之制非釋經言東房之意東房房中之東

當夾北則西房房中之西當夾北夾不與房並也賈
疏失之李氏釋宮云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
之北通爲房中矣頗得注意

鄉飲酒燕禮升歌合樂並天子以下饗燕用樂

大例述

鄉飲酒燕禮皆升歌小雅合樂周南召南燕禮謂二
南爲鄉樂鄭注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
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
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
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

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棫樸曰詩小雅大雅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案鄭論天子諸侯歌合所用詩以饗賓上取燕下就爲例其定上取下就之例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爲準必知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燕禮云遂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經明以周南召南爲鄉樂則風爲大夫所用之正樂無疑鄉飲酒鄉射息司正鄉樂惟欲用其正也大夫以風諸侯自必以小雅天子自必以大雅旣大夫以風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則大夫用風爲正其用小雅者上取也諸侯小雅爲正其用大雅者上取用鄉樂者下就也天子大雅爲正其用頌者上取用小雅鄉樂者下就也所以必上取下就者以饗賓禮盛燕臣禮輕不同故耳譜於饗言饗賓燕但云燕然下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則燕臣可知禮之例燕饗對言則君臣各云燕饗君臣對

言則君之燕饗皆云饗臣之燕饗皆云燕春秋傳王享晉士會而曰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知有饗賓上取燕下就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元侯二王後天子所賓也故上取肆夏而合文王用其正春秋傳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言元侯者別于諸侯也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天子所臣也故歌文王用其正而合鹿鳴下就也此雖蒙享文賓即燕臣之下就但以公當享且上承享元侯下起享鄰國之君文勢當在此學者心知其意可耳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鄰國君諸侯之賓也故上取文王而合鹿鳴用其正春秋傳曰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是也譜但云諸侯相見不言元侯相見元侯相見亦與天子於元侯同但升歌清廟以避天子本孔氏說見仲尼燕居然清廟肆夏同是頌則同是上取也二王後得用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羣臣國臣聘賓於天子則陪臣於諸侯亦外臣也故天子歌合皆下就諸侯合樂下就也諸侯燕禮下就鄉樂燕也大夫鄉飲酒上取鹿鳴饗賓也鄉射亦饗賓而禮較輕則但合樂用其正不上取大射亦燕臣而禮較盛則但升歌用其正不下就上取下就總以饗賓燕臣爲衡賓則燕亦饗也臣則

饗亦燕也故此注諸侯相與燕以下據燕言之即包在詩譜天子享元侯三事中此所謂燕彼所謂饗也彼饗字包賓之饗燕字包臣之饗燕　盛氏不辨饗賓與燕之指謂燕賓當較享賓降一等則諸侯享聘賓及已臣歌鹿鳴其燕聘賓及已臣當但歌鄉樂矣何以晉享穆叔歌鹿鳴之三三拜而燕禮亦歌鹿鳴與之同乎阮氏不知上取下就之例謂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燕大夫亦用鹿鳴兩君相見之樂爲清廟天子享諸侯亦用清廟夫不論其詩爲何人分所應用之詩與其人之用此詩爲何等事而但以其所用論之固已

失其本矣如鹿鳴爲大夫士之樂則鄉樂之名何自而稱小雅之上有大雅兩君相見何以越大雅而用頌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升歌清廟左氏傳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苟無元侯諸侯之分將孰是而孰非乎傳所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正鄭所謂饗賓或上取者安得謂諸侯本不以小雅乎且如傳文則諸侯用大雅何以又用頌不依傳文乎禮記之兩君相見先儒固謂元侯升歌清廟正與天子享元侯之歌肆夏同爲上取也安得謂天子本不以大雅乎諸侯燕羣臣用鹿鳴乃其正天子羣臣爵雖尊在畿內與諸

侯之臣禮同冠昏喪祭鄉相見之禮多依諸侯士大夫爲準所以防僭差也天子燕之下從諸侯禮固其宜耳鄭氏取就之說原于燕禮名二南爲鄉樂之文據以定小雅爲諸侯樂大雅爲天子樂進乎此者爲上取退乎此者爲下就與肆夏之爲金奏爲工歌無與即易肆夏爲清廟上取下就之義固如故也且金奏肆夏有入門之樂有升歌之樂孔氏廣森曰肆夏與肆夏之三不同彌謂入門之樂但歌肆夏一篇作於堂下升歌之樂乃歌肆夏之三於堂上而先擊鐘鎛於堂下以爲節既鼓鐘鎛乃絃而歌之知者禮經

之例凡歌三篇者皆連舉三篇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歌一篇者則但稱一篇鹿鳴新宮騶虞貍首采蘋是也燕禮記大射儀兩見肆夏皆單舉一篇與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入門而縣興文同是但歌肆夏一篇爲入門之樂也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又曰三夏外傳曰金奏肆夏繁遏渠與入門之樂但云肆夏者絕不同則必升歌之樂也惟升歌故三篇連歌三篇連歌而曰金奏故孔氏謂工歌亦先金奏論語始作翕如也下云以成成卽簫韶九成之成正歌備乃爲成則上云始作必升歌也

設升歌不金奏何以有翕如之象乎金奏肆夏一篇以納賓天子享諸侯兩君相見諸侯於朝聘賓於勤王事大夫皆得用之至大夫於賓客始不得用故曰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金奏肆夏之三以樂賓則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若使肆夏止用之入門則晉為聘賓奏肆夏正其宜也何不敢聞之有或謂天子享元侯入門歌肆夏之三穆叔不敢聞者非不敢聞肆夏不敢聞肆夏之三耳不知正歌外從無連奏三篇之法案燕禮大射儀並云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

主人答拜而樂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夫及庭至拜酒與入大門至升堂其時之疏數正同歌樂之道閒若一斷無同此一頌而歌之多少懸絕者彼爲歌肆夏一篇則此亦歌肆夏一篇其奏肆夏之三者乃升歌耳天子享元侯入門奏肆夏一篇升歌奏肆夏之三元侯相見入門歌肆夏一篇升歌清廟以避天子自此已下但有入門之奏肆夏而無升歌肆夏之三者晉爲穆叔既於入門奏肆夏又於升歌時金奏肆夏之三不拜乃復歌文王之三又不拜乃歌鹿鳴

之三肆夏之三最在先故曰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據此則鄭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據左傳明文與仲尼燕居不相背而相成此注云升歌頌賓包肆夏清廟言之天子享元侯元侯相享享諸侯諸侯相享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與燕其用樂之事同而所以爲事者不同夫制禮自士始用樂亦然明大夫士之正爲鄉樂而後上而致于天子無相奪倫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邉入禮辨

盛氏世佐云此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鄉射

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酢之禮僅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賓禮者諸公之禮旣無明文可考於是諸儒各以己意爲說楊氏但謂自拜至以後當與賓同言如獻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賓禮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辟正賓也張氏爾岐云謂拜至獻酢並如之以經文斷之則張說近是而亦有所未備也蓋經文簡而該如賓禮三字足以槩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於繁複敷陳也旣云如賓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而酬二字原脫今補無不如之矣鄉射所陳特其所謂

夫夫如介禮者耳言大夫則諸公可知言有諸公之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蓋貴貴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以辟正賓爲辭乎張言獻酢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無酬矣

鄉射禮

鄉射並鄉學通考

胡氏匡衷云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序爲少

異耳盛氏世佐云此篇或目爲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蓋以禮屬民而讀灋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庠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爲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爲州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術讀爲遂孔疏云此蓋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

爲序也又云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爲正蓋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

定而鄉飲酒義卽儀禮之義疏也亦不容有誤鄭君據此極爲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爲無稽之譚乎今案盛氏申鄭是也然孟子與周禮實不相背合諸經記推攷之蓋虞之大學曰上庠或曰成均小學曰下庠夏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鄉學曰校殷大學曰右學亦曰瞽宗小學曰左學以夏之序爲鄉學周大學曰東膠與虞夏殷三代之學同立於國中而別以虞之庠爲小學在四郊詳段氏玉裁四郊小學疏證顧氏廣圻力駁段說非又以爲鄉學以夏之序爲州

黨及遂之學而去其室爲謝制三代之大學小學又皆直稱學鄉學或稱鄉校學制大略如此

州學爲謝制考

經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注曰豫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鄭據爾雅易經字如此盛氏世佐曰序之𥨊室其證有三而爾雅不與焉蓋序爲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小於鄉學之庠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庠同又須留餘地以通行禮者之往來若復去四分之一以爲室其勢必不

能容一也庠大於序而射者所履之物止於當楣楣棟前一架也序小於庠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其有室則室之牖前爲賓席席前又設薦俎與物同在一架之內能無礙乎二也又經文序與堂對堂者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言堂以對序（三字今增）則知序之無室矣三也案盛列三證是也謂爾雅不與以鄭讀爲非非也校釋曰鄭於周禮從序而以此今文作序爲非者蓋周以夏后氏之序爲州學而去其室爲謝制故舉其名則曰序核其制則曰謝此經分別庠序之制以豫對堂必從謝而後義明作序則制不顯故

以今文爲非周禮及他經渾舉其名則當作序以對
庠言各有當也記云序則物當楣字亦當作謝鄭不
破者以序謝聲通字得叚借耳爾雅無室曰謝實此
經序當讀謝之明驗盛氏謂爾雅是臺上之屋與此
無干不知爾雅之言謝有二一云有木者謂之謝承
闍謂之臺言謂臺也與此無涉一云無室曰謝承室
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言謂室也此州
學稱謝卽在其中矣序之無室經究未明言向使無
爾雅之文孰敢以意推測而杜撰其制勢必與經回
互而後已鄭君據雅定禮確不可易旣定其爲謝無

室則尺度淺深行事方位經文自一一脗合矣竊疑序爲謝制自殷已然蓋殷以夏之序爲鄉學而去其室故孟子曰殷曰序序者射也序亦當爲謝謝從射得聲猶中庸義者宜也義當爲誼誼從宜得聲皆以聲求義也周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而以夏之序爲州黨之學其無室稱謝則因于殷也

獸侯辨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

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又云凡畫者丹質注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按注義至確後人不察妄生異說校釋曰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最尊賓射次之燕射次之大射為祭擇羣臣而射也天子諸侯大夫有之士無臣則無大射賓射與賓射也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燕射因燕而射也亦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之又有鄉射惟大夫士有之鄉射以禮樂賓大

夫士禮之盛者亦大夫士之賓射也燕禮曰若射則如鄉射之禮天子諸侯之燕射不以其大射賓射之禮而各以其鄉射之禮則大夫士之燕射當降於其鄉射之禮以鄉射固大夫士之賓射也大夫士亦有燕禮則亦有燕射矣大射張皮侯設其鵠賓射張采侯二正燕射張獸侯此鄉射即賓射當張采侯而記此者以天子諸侯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特侯異耳故記之周禮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射鵠也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射正也又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射獸也惟棲鵠

者云皮侯則采侯獸侯皆無皮故知此熊麋虎豹鹿豕皆畫也獸繼采與鵠而言故知畫於正鵠之處也記於天子諸侯不言畫於大夫士始言畫者舉下以明上也獸既畫於正鵠之處則質者對畫而言即所采之地其地不采者則白布記言大夫士之布以見天子諸侯之不徒布布對采言非對皮言皮惟大射之侯用之梓人有明文司裘惟共大射之侯而不共他侯亦其確證也皮侯用獸之皮而不見獸形故不謂之獸而謂之皮獸侯畫獸之形而不用皮故不謂之皮而謂之獸先王正名百物此亦其一端也用皮

不用皮以大射賓射燕射分不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分皮侯取義於鵠采侯取義於正則獸之畫自在正鵠之處而白質赤質自謂采其地天子諸侯用白赤質大夫士用布無質則下云凡畫者丹質自謂畫雲氣於側以丹采其地上云凡侯凡天子諸侯大夫士燕射之獸侯下云凡畫者凡天子諸侯大夫士賓射燕射采侯獸侯之畫與質此質與的質樵質之質皆異的質之質謂正鵠也詩發彼有的傳的質也射義發而不失正鵠者詩云發彼有的是質爲正鵠之明文傳又云有燕射之禮燕射無正鵠得云質者質正

也射者視以為正此熊麋諸獸畫於正鵠之處亦射者所當以為正故亦得云質質謂獸非謂白質赤質如謂白質赤質則丹質在側豈可發之處至椹質之質則用于澤宮與主皮之射相類更與禮射無涉周禮以獸對正鵠未嘗以質對正鵠言獸侯不言質侯則質自謂所朶之地而獸自畫於其上鄭據周禮以定此經又細別其同異之故精密之至後人不察乃謂鄉射射質質者以土塗之猶大射之鵠賓射之正果爾則周禮何以無一語及質乎其非明矣　又案金氏鶚不信鄭注正鵠之說妄改周禮二正為一正

巧說褎辭破壞聖經深可忿疾

駁凌氏廷堪鄉射五物考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謂因鄉射而以五物詢之如矍相延射揚觶而語之比不曰觀而曰詢則五物不在鄉射禮中甚明凌氏强據鄉射以說五物於周官本經皆多窒礙通人之蔽亟爲釋之按五物一曰和二曰容和與容判然二物凌氏說爲第一次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則止一物矣三曰主皮謂庶人之射及鄉大夫澤宮習射張獸皮而射之非禮射也記明云禮射不主皮凌乃以主皮爲鄉射第

二次射豈第二次非禮射乎射無不貫中之理故鄉射大射皆云不貫不釋然第二次云不貫不釋第三次又云不鼓不釋射禮自始至終皆以揖讓行之且先以獻酬終以旅酬無算爵是乃所謂貫其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不但中爲儁是乃所謂不主皮也不貫不釋貫中也非專主中也故不貫雖不釋而仍得復射主皮則專主中故不中則不復射淩氏强合爲一誤矣記旣云禮射不主皮又別出之曰主皮之射者勝者復射不勝者降以見其禮截然不同淩氏乃謂記補經所未備果爾則第二次射者豈能每耦皆

左右鈞至第三次射失耦者必多何以經無司射更比耦之文而記亦不補且第三次射前三耦及衆賓各與其耦拾取矢所取之矢即第二次射之矢其耦即第二次射耦也取矢畢即反位反位畢即復射安得有不勝者降之事設賓主人大夫或不勝將復射乎降乎記本別出他禮而以爲補經誤之誤矣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淩以爲第三次射貴其容體比於禮又貴其節比於樂按均是容體比於禮何以初分爲二此又合爲一且如此則五物止三物矣容體比禮三射所同一言和容足以該之焉用重出如第三次

須重出則第二次何獨不重出乎凡此諸誤皆因不
審周官詞字之義而以五物强歸之鄉射又畧取論
語馬注之義然馬注與記不合鄭所不從以此益見
鄭義之精且馬說主皮爲能中雖與記違委曲說之
尚可互通淩說則不能通矣此等說在他家辨之不
勝辨淩氏禮經大師其釋例至爲精密而有此漏失
不得不亟爲刊改以就其正淩氏好以禮經說他經
不得已乃曲解本經以就他經千慮一失兩傷交病
故說經者必胸無成見一空依傍而後能得眞是也
燕禮

燕禮考

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若然目錄云卿大夫有勤勞之功兼聘使之勞王事之勞二者也知臣子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魯頌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鄭箋云君臣無事則

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
禮樂與之飲酒燕樂以盡其歡是其無事而燕也又
知賓及庭奏肆夏是已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者案郊
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鄭云賓朝聘者是異國
聘賓入大門奏肆夏故知記云賓及庭奏肆夏者是
已之臣子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
時賜者是也方氏苞云聘賓則入大門而奏肆夏以
主君出迎於大門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夏
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案方氏此說甚是吳
氏廷華謂賓及庭奏肆夏兼已臣及聘賓言殊誤方

氏又以奏肆夏爲燕卿大夫有大勳勞者之禮然勳
王事即勳勞之最大者疏說不可易其大射前燕禮
目錄及注不言故疏陳四事不數之合之凡五事
胡氏匡衷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
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
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
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
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
燕皆與此禮別褚氏寅亮云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
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

食以明養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為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為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脫屨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今案饗食有幣燕無幣亦其異者天子諸侯於羣臣賓客皆有饗食燕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歸公享之是諸侯於臣有饗魏絳反役晉侯與之禮食是諸侯於臣有食其燕則此篇是也其聘賓則聘禮云壹食再饗燕無數是也或謂諸侯於其臣無饗食非又有饗孤子食耆老之禮饗食燕

大略如此

主人

燕禮主人注據禮記燕義以為宰夫胡氏匡衷斥記為誤校釋曰燕義使宰夫為獻主周禮膳夫職王燕飲酒則為獻主蓋燕禮大夫為賓士為主人諸侯宰夫當天子膳夫皆上士也故周禮天子禮則云膳夫為獻主燕義諸侯禮則云宰夫為獻主差次正當然也然皆燕羣臣禮若與族燕則文王世子云膳宰為主人諸侯亦用膳宰禮又殺矣春秋之世官失禮壞宰夫膳宰往往不分誠有如胡氏所云者然春秋傳

因時人之語不免有譌記禮者則不當譌卽檀弓記春秋時事謂杜蕢自稱宰夫容有傳聞之譌而燕義專說經文則決無譌注以記解經確不可易胡氏以天子禮決諸侯以族燕禮決燕尊臣皆非也鄭司農注膳夫職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者取臣莫敢與君抗禮之義且明諸侯之宰夫當天子之膳夫耳大祝注宰夫授祭宰字之誤當爲膳非誤合二職爲一也　燕義釋文云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此則本涉注膳宰而譌鄭司農注周禮鄭君注此經引皆作宰夫則古本無作膳夫明矣

庶子

褚氏寅亮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夫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未必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後注是也

賓爲苟敬

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鄭注曰苟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

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敖繼公集說曰苟誠也實也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賓爲苟敬也戴氏震曰說文茍自急敕也音棘從芊省與苟且字不同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與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敬故謂之苟敬也上文賓取

肺坐絕祭嚌之又席末坐啐酒此則云不嚌肺不啐酒則其禮殺於賓可知　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苟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苟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訓爲主君之所誠敬及自急敕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

大射儀

大射擇士辨

褚氏寅亮曰射可以觀德行故聖王重之其重射之

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考之禮記射義其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卽寓黜陟諸侯之微權也因弁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

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己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所云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即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君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盥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盡百官衆矣

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射焉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駿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

三侯見鵠辨

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注曰以干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五寸少半寸按三侯各相去二十步張之大侯參侯之崇惟當以堂上射者能見鵠為度不必強定其去地尺寸三侯去地惟干侯有定數可計若以三侯相疊不離計之則大侯參侯見鵠亦皆有定數可計經注皆據有定者言劉氏敞疑如注說則兩侯之鵠為干高所掩不知注本據三侯相疊計不據三侯相離計其相離則但當如經所云見鵠而已漢時大射尚行鄭君又精算術遠近之差豈其昧之後儒紛

紛改定尺度均屬辭費

更定戴氏震樂器考幷辨陳氏奐詩疏說諸樂器之誤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枚一虡其南鐘十六枚一虡其南鎛爲一虡鎛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鎛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鎛鼓又在鎛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鎛士

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虡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鼙應鼙鼙者小鼓與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鼙以鼙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鼙應鼙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朄毛詩周頌作田朄之言引也朔鼙在西置鼓北應鼙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敵者近堂擊

者達堂學笙塤篪簫篴管倚於堂龡者執之以龡位
當存階前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三器祴
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
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揩擊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戛擊揩擊字異
音義同揩謂敔擊謂柷柷敔皆在庭鳴球卽玉磬搏
拊拊搏倒文琴瑟聲輕從歌者在堂上磬縣也而以
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故商頌以鼓管之聲依我
磬聲拊搏擊在樂之先亦在堂上故大戴記云縣一

磬而尙拊搏自鳴球即玉磬以下用書鄭注及孫氏星衍疏易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𣫹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鼙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𣫹管乃作故曰令奏鼓𣫹奏謂歛管也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又案詩有瞽篇說樂器最詳與此經相表裏陳氏奐引此經强說之胡氏承珙辨之曰陳氏以𣫹當縣鼓考詩有瞽云應田縣鼓𣫹磬柷圉言縣鼓又言𣫹則𣫹非縣鼓明矣毛

傳云縣鼓周鼓鞉鞉鼓也亦不以為一物也蓋詩之應即此經之應韓詩之田即此經之朔韓詩之縣鼓即此經之建鼓鞉即鼗也以田為即朔鞞者田與陳同音陳與引同訓先擊朔鞞有引導之義焉陳氏以詩之田為即此經之建鼓而以縣鼓為此經之鼗盡翻前儒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且此經云倚于頌磬以其非縣故云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

射官辨

畫物射正莅之注曰射正司射之長校釋曰射正即

大射正爲司正者大射正於公射有事故莅盡物明主爲公也大射正可單稱射正猶大樂正單稱樂正上言司射此則言射正則射正非司射可知案燕射二經有射人大射正小射正司射射人其官本名也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正長也天子下大夫二人爲長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一大射正一小射正適二人大射正小射正是於同位中分別尊卑之稱其爲尊卑也微但公未射時止官長二人有事故惟據二人分爲大小公射則其佐皆有事亦謂之小射正其佐爲小射正則長之次者不稱小射正

至射畢其佐不復稱小射正則仍據長二人相對爲大小以大射正小射正本據所對言非其官定名也燕禮始言射人請賓繼言射人遂爲司正末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别言大射正則前射人爲小射正可知此經大射正擯擯者遂爲司正射時又有司射司正既大射正則司射爲小射正可知故此注云射正司射之長但此時止長二人有事故惟目爲司射者爲小射正至公將射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一小射正授弓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公卒射小射正以笥受決拾三射前小射正作取矢所謂小

射正皆二一射正之佐亦謂之小射正以此時贊公禮事尊之故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明非爲司射之小射正也爲司射者此時特稱司射不嫌相混矣至射畢司射復小射正之稱其佐無事不復稱之故下經乃薦司正與射人于觶南注司正大射正也射人小射正略其佐仍專以司射爲小射正知不兼其佐者此所薦皆上士其佐以中士爲之雖前有事不得在此位當與衆士同薦於東方燕禮曰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足以明之矣燕禮司正爲小射正則射人一人爲大射正此司正爲大射正則射人爲小射正案

經自明注前後未嘗岐胡氏匡衷失之此注云射正司射之長者司射雖別立官名對大射正則固是小射正下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者旣别有小射正則自以司射之名絶於小射正言各有當也

記決拾極

胡氏培翬曰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車攻書曰決拾旣佽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決拾鄭司農云抉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

擘指以鉤弦闓體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闓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闓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檡棘注云決猶闓也王棘與檡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是从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檡棘則天子用象骨歟孔穎達芃蘭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今案鄉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亦不云士不用象骨也則周禮注殆未

定之說歟校釋曰鄉射注直言決象骨爲之不言士有異繕人注引喪禮者以鄉射大射正經不言決所用物惟喪禮有文故據以推天子之禮耳此鄭注之愼也說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決卽今人之扳指也士喪禮用棘施諸𢱭者疑生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抉又作玦詩儀禮作決周禮作抉禮記內則作玦一曰極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𢱭用纊又二

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韋夗者尊卑同二用纊也極又名韘又名沓芄蘭詩曰童子佩韘鄭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疏云右手指著沓是也但毛傳以韘爲玦說文亦云韘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之極釋韘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也以字从韋論之鄭爲長矣禮經釋例亦云韘字從韋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遂又名捍又名韝

一物四名車攻傳云拾遂也繕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拾謂韝扞也後鄭云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鄉射禮注云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大射儀注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云以韋爲之注大射云朱韋者蓋以大射極用朱韋故謂遂亦用朱韋歟戴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鄭注

拾謂射鞲內則右佩玦捍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韝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鞲韘也王氏疏證云拾捍鞲爲一物韘爲一物廣雅以拾捍鞲韘爲一物失之矣

聘禮

聘禮通考

鄭目錄云諸侯使卿相問之禮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

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爲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賓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爲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胡氏云案郊勞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曰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則鄭固以此篇爲侯伯大聘之禮

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同所異者唯禮物度數耳　目錄又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胡氏云周禮言殷相聘與下記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閒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爲中鄭注云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

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與言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於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案昭三年左傳曰晉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

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　胡氏匡衷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

天子諸侯朝門及宗廟社稷所在辨

經曰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案朝外朝在皋門內考鄭君說天子五門外曰皋門次曰庫門次曰雉門

次曰應門內曰路門諸侯三門曰皐門應門路門惟
會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蓋會通古今文家經師舊
義而折衷之後人不達厥恉輕棄古說異辭紛起約
有數端一劉氏敞戴氏震說謂天子諸侯皆三門據
詩迺立皐門迺立應門毛傳說王之郭門曰皐門王
之正門曰應門及明堂位言天子皐門天子應門以
爲天子但有皐應不聞有庫雉據春秋書雉門及兩
觀災檀弓郊特牲屢言庫門以爲諸侯但有庫雉不
聞有皐應按天子五門鄭君以前鄭司農已言之天
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降殺之差亦固其所

始縣詩明堂位之文天子有臯應固也然郊特牲言王立於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雒解言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安得謂天子無庫門乎春秋書雉門及兩觀災公羊何休穀梁劉向說皆云雉門天子之門公羊氏傳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子家子曰設兩觀僭於天子久矣微者尚爲僭況於大者以此而言雉門乃專爲天子之制安得謂天子無雉門乎毛傳言王之郭門曰臯門正門曰應門不言王之庫門曰臯門雉門曰應門蓋殷代尙質大王爲諸侯直稱郭門正門後世爲天子乃名爲臯門

應門故傳又申之曰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傳惟以郭門正門與皐應相對謂向之稱郭門正門者後世遂爲王之皐門應門初不謂王門止於皐應更不計周之諸侯其門不直稱郭門正門者當稱何名鄭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又加以庫雉與傳義非相違也而相成也蓋以郭門正門與皐應對則皐應爲王門以庫雉與皐應對則皐應不獨爲王門說制度有必考其源流者此也諸侯自魯而外絕不聞有雉門庫雉相將當俱爲天子之制禮記說諸侯禮

多云庫門者記禮者多魯人依魯事言之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其例諸侯無庫雉自當立臯應詩疏引宋人稱臯門之晳亦其證孔沖遠本治服氏春秋此文蓋出賈服古本與杜本異傳稱皇國父爲大宰大宰執政之官臯門內有詢萬民之外朝執政所在故謳者據言之釋文偏據杜本斥臯爲誤未必然也但鄭謂諸侯有臯應當更有明據此特其一證耳則劉戴之說非矣一陳氏奐說謂天子五門臯雉爲城郭之門庫應路爲宮門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爲宮之外門卽以爲城門又有郭門據毛傳郭門曰臯門一語爲本而牽合鄭司農周禮注考工記匠人及公羊注書大傳就之按毛傳郭門孔氏釋爲宮之

外郭門致確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司農注歷說五門明五門皆宮門其在五門之中者卽經所云宮之中門五門之次先雉後庫雖與後鄭小異而門皆屬宮則同司農善承毛學以鄭推毛郭門非城郭之郭甚明匠人門阿宮隅城隅之制皆以雉計雉門非以城隅九雉得名又甚明陳氏徒見字面偶合遂以皋雉爲城郭之門而以司農所指爲中門之庫門爲宮之外門誤矣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本與公羊注天子周城

諸侯軒城無涉所謂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者蓋謂稱城而爲之宮宮在城中非如陳氏宮四面皆屬城之說也三里之城一里之宮者於城之正中一里爲宮非如陳氏宮三面不屬城南面屬城之說也三里之城一里之宮與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文例同何以見其南面屬城乎九里之城三里之宮陳氏謂其宮四面有牆不屬城則其城與天子周城無異陳謂軒城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則宮不屬城者四面皆有城即周城矣豈諸侯軒城百里之國不在內乎陳謂軒城者南面無城以宮垣爲城牆即以宮之外門爲城南門百里之國宮既不屬城其宮

豈能無三門其城豈能無門合之郭門不與天子五門同乎且軒城猶軒縣謂有三面缺一面非惟宮四面不屬城者不可謂軒城卽四面屬城亦非軒城豈諸侯軒城專據七十里之國言乎陳說軒城謂宮之外門卽城門又有郭門則是四門何諸侯三門之謂天子五門合城郭諸侯三門取城棄郭何進退失據乎宮之外門陳謂庫門天子先雉後庫諸侯先庫後雉又何進退失據乎總之無論天子諸侯宮未有不在城正中者宮自宮城自城宮門城門萬無合一之理陳氏孤據毛傳一字橫截司農片言誤解大傳强

合公羊注遂創爲諸侯宮門城門合一之說不知據何經典明文而立此制且如其說則大國合宮室城郭凡五門次國小國凡四門與諸侯三門之制皆相剌謬然則諸侯三門必專據宮門不兼城郭天子五門亦無與城郭可知陳說治絲而棼不足信矣一近時禮家說謂天子五門皋雉爲宮城門庫應路爲宮門諸侯宮城無門雉庫路爲宮門以毛傳郭門及天子周城諸侯軒城爲据宮城言卽春秋之中城按中城對郛而言非宮城周城軒城何氏明據國城言攷工記宮隅城隅劃然殊文宮之垣墉不謂之城更不

閫謂之郭且宮城之門仍是宮門與孔氏所云宮之外郭門何異自皋門至於庫門相屬不隔何得離而二之城郭溝池以爲固若諸侯宮城無門將焉用城據毛傳云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則諸侯固有郭門與天子皋門相當如郭門爲宮城門則諸侯宮城固有門諸侯三門郭門以至寢門更不得岐而二之則天子五門亦安得岐而爲二且既岐皋雉爲宮城門庫應路爲宮門則諸侯無城門但有宮門自當一用宮門之名何獨取城門之雉以易宮門之應乎考工記曰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則城門高於宮

門豈得反以天子城門之名名諸侯之宮乎凡此乖隔鮮通左支右絀皆由誤解毛傳郭門及周城軒城之義鄭氏猶曰以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言之郭門爲宮外門無疑謂宮爲郭者蓋宮門在朝門外如郭門在城門外斯爲通論段氏玉裁注說文謂天子諸侯城門上有臺諸侯軒城三面有臺南方無臺猶軒縣之缺南方斯爲得解焉用是紛紛異說爲乎問者曰諸說之非則然矣鄭君詩箋謂諸侯三門皋應路禮注又據魯立庫雉路推諸侯三門似所本師說不同賈孔會通二說謂魯立庫雉餘諸侯立皋應果鄭

意歟曰箋注之說容有不同賈孔說蓋鄭學之徒相承舊義今以制度源委推之天子諸侯皆三朝朝皆有門天子內朝在路門內治朝在應門內外朝在臯門內則臯應路三者皆朝門而庫雉二者乃特加之門諸侯無加但有朝門則臯應路而已庫雉爲特加之門雉門外設兩觀縣治象教象禮象政象刑象庫門內獻命戒百官則是施大政教號令之處宗廟社稷在其左右其制當視朝門爲盛魯以周公故假其名以名朝門且制如天子朝門則其餘諸侯但依朝門本名侯國本制而已後人不達朝門與非朝門之

分徒見諸侯皋應經傳罕徵遂紛然異議不知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朝皆有門則其實同矣同其實何必異其名周官之例凡制度降殺名稱不易此爭所不必爭也經傳殘缺今日所見古籍必不如鄭時之多何如遵守古說之爲得哉至王氏鳴盛胡氏培翬於鄭義中專從禮注一說雖未及偏考羣經尚不失闕疑愼言之旨學者治經於疑不能定處如是可也

又案賈疏說周人外宗廟言周以對殷則殷人內宗廟此蓋古經師相傳舊誼鄭注周官以宗廟社稷爲在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者據周注而言白虎通曰

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
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此周人外宗廟
之義論語曰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
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室
家寢也室家以言內宗廟百官以言外入門見廟不
見寢廟在門內寢外可知檀弓曰君復於大祖小祖
庫門郊特牲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
百姓也皆廟與庫門連文郊特牲又譏繹之於庫門
內明廟與庫門近則廟在庫門內可知庫門內卽中
門外此周人外宗廟之證穀梁傳言送女毋不出祭

門諸母兄弟不出闈門說者以闈門爲雉門雉門居中祭門在內似據殷人內宗廟言戴氏震不別殷周誤據劉向別錄以爲宗廟社稷與路寢相並不知中門亦路寢之中門劉云宗廟社稷在路寢西者廟當在東云西者蓋據殷人右宗廟據全宮言之五經通義亦出子政而云社稷在中門外足以明之矣且所謂周人外宗廟者謂廟之南直中門外非謂廟全在中門外廟有都宮環之大祖與昭穆又不並列廟後又有寢此廟寢與路寢小寢別所居地甚遠自中門外東折而北其北自與路寢相並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

廟廟之北與公宮並也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廟之南直象魏之外懼延燒也此經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出及中門之外出廟門折而西卽至中門外大門內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出廟門卽至觀觀在門外與廟相直也傳曰閒於兩社爲公室輔孔氏正義以爲外朝詢謀大事之處蓋見其執國命也此數事皆戴氏所據以易鄭而其義如此則廟在中門外固周制也金氏鶚又援此經公揖入每門每曲揖之文爲證不知每門者大門與都宮門也若以爲兼中門則大夫二門入大

門即至廟門何以下問卿亦云每門每曲揖乎金氏自知不可通乃謂大夫亦三門臆創千古未有之制殊謬

裼襲袒辨

裼襲袒之法見聘射諸禮蔡氏德晉憑臆立說後儒或爲所誤蔡云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裼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裼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裼故裼有袒義袒有左右裼則左右皆裼袒有惟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袒纁襦袒朱襦也有幷卷裏衣之

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裼則惟卷正服之袖以
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
裘緇衣謂朝君正服又云裘外裼衣卽朝祭服朱氏
大韶駁之云古無以卷袖爲裼者誤解爲卷袖遂一
誤而無不誤朝祭各有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
語緇衣羔裘卽玉藻羔裘緇衣以裼之言裼之者所
以裼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裼用緇是裼衣
與正服異今云緇衣爲朝君正服誤甚聘禮聘君與
賓俱襲享皆裼文質相變云在裘曰裼是以裼專施
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袒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坐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大射小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袒乃設拾拾當以韝於襦上射所以必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韝於襦上鄭云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是也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襵襞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裼之衣曰

裼揜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爲裼者

執玉無藉者襲辨

凡執玉無藉者襲注以藉爲繅與曲禮注前一說同陳氏祥道陸氏佃楊氏復及胡氏皆從彼注後一說而以繅藉之解爲非楊說尤辨按彼注兩說本一貫疏家失其本義故後人疑之校釋曰周禮明有繅藉之文則藉卽謂繅藉字當以繅藉爲正解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與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義同玉字統指圭璋璧琮言凡執玉之法玉無藉者襲無藉者則圭璋也不言有藉者裼者舉此以見

彼耳兩記所言皆據聘享正行禮時此注以藉爲繅
曲禮注兼束帛言者見聘時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
賓賓襲執圭享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束帛之有無與
繅之垂不垂相當束帛亦得有藉義葢圭璋瑞也屈
繅以昭其質質故特達而執者以充美爲敬璧琮往
德也垂繅以昭其文文故有加而執者以見美爲敬
繅之見不見與帛之有不有非有二事二義楊氏誤
會注義乃專以藉爲束帛而岐垂繅屈繅與裼襲爲
二事殊欠分曉夫藉之本義繅藉也執圭璋必屈繅
屈繅必襲執璧琮必垂繅垂繅必裼禮之正據正行

禮時言之也其非正行禮時則不以圭璧分屈繅垂繅豈得以屈繅垂繅分襲裼非惟不以屈繅垂繅分襲裼亦未嘗以有束帛無束帛分襲裼也以圭璧分屈繅垂繅以屈繅垂繅分襲裼惟正行禮時則然經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足以定之蓋前此圭璧皆有屈繅垂繅無由分襲裼至此事至上介執圭以授賓始正屈繅之禮則當襲而不襲者以盛禮不在已明當盛禮者屈繅必襲下云賓襲執圭蒙屈繅之文是也楊氏謂經言不襲以明有垂屈之文者無裼襲之禮則是經自說自解且不襲常禮也經但於賓

言襲足以明前此之無襲禮矣何必先言不襲以滋學者之疑乎不襲者本有襲道也於上介之執圭授賓言不襲蓋謂正垂屈之禮者當備裼襲之儀以不當盛禮故執圭屈繅仍不襲耳享時上介當執璧垂繅授賓其服如常禮裼裼不爲垂繅也上介既授賓後賓授公公授宰皆屈繅不變經既著屈繅當襲之例則凡襲者皆屈繅故於賓與公既言襲不復言屈繅使蒙上介屈繅之文記釋其例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明襲因乎屈繅也襲因乎屈繅則裼因乎垂繅故享時言賓裼奉璧亦不復言垂繅明垂繅可知還玉與聘享禮同既言襲裼亦不

假復言屈垂楊氏謂賓主授受時曾不見垂屈之文不知已總見於上介不襲執圭屈繅一語也前此之垂屈相變非遂一言之不明此時之垂屈不變圭則上介屈繅授賓賓授公公授宰皆屈璧則上介垂繅授賓賓授公公授宰皆垂以一語定其例而義已如日中天矣如楊氏說則執圭璧時繅將垂乎屈乎非正行禮時垂繅屈繅尚無所苟豈正行禮時垂繅屈繅反無定儀乎記之藉正經之繅鄭注義應周官深得經意經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一語爲正禮與非正禮之一大限其用意之精立文之妙非鄭君孰能達之　楊氏之誤在以鄭言屈繅垂

繅爲專據圭遂一誤而無不誤不知經記注皆據正行禮時圭屈繅璧垂繅言也　又案戴氏震謂聘享時去繅然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則朝聘時玉有繅明矣覲禮侯氏朝以瑞玉有繅記曰奠圭于繅上此經上介執圭屈繅授賓圭與繅幷授傳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藻以飾玉正行禮時豈反去之戴說未確

公食大夫禮

食禮考

此篇鄭目錄以爲主國君食小聘大夫之禮賈疏云

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等皆是下
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
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
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胡氏云此篇主言
食子男小聘大夫而侯伯大聘使卿爲賓使大夫爲
上介亦有食可知據聘禮云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
一饗不言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　胡
氏匡衷云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
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
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

是也諸侯於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晉侯與魏絳禮食是也天子諸侯養老亦用食禮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秋食耆老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卽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是也今惟此篇禮存其餘皆不可考矣

宰

經曰宰東夾北注宰宰夫之屬也下文宰右執鐙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胡氏釋官曰案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是賓

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若以宰爲大宰則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爲內宰之屬則此宰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鐙豆屬故使內宰執以授公注乃謂宰爲大宰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正義曰周禮序官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內宰統於治官而宰夫爲治官之考故云宰夫之屬也必云宰夫之屬者

以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也當以此注爲正後宰右執鐙注宰謂大宰宰夫之長也與此注兩岐恐非校釋曰經云宰東夾北此宰胡氏以爲內宰是也與下執鐙之宰異彼宰大宰也大宰爲外官之長內宰爲內官之長故皆得稱宰胡氏以彼宰爲卽此宰非知者此內宰宰夫之屬也宰夫在東房宰亦在東夾北東夾北卽東房中之東也下大宰宰夫之長則位在東夾南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下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又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經例饌在房中者婦人共之饌在門外者

有司共之內宰夫人之官位在東房但當佐宰夫具
饌安得至門外取鐙乎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異
尸入後云設大羹湆于醢北注引士虞禮曰大羹湆
自門入大羹湆之禮與豆敦鉶異經有明文大羹湆
自門入非在東房之人所當設無疑故知執鐙之宰
大宰非內宰也內宰與內官之士所以在此者別于
外官也既別之而使位於此即不當出門取鐙矣周
禮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爵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瑤
爵皆贊皆無設鐙之事此大宰設鐙者或諸侯禮異
與胡氏說多未確胡氏引周禮內宗外宗贊豆籩爲說然彼固內宗外宗之事非內宰

之事且豆與鐙禮異不足爲證鐙
非婦人所主不必使內宰贊之也

東遷所

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褚氏曰所者應所設醢醬
之處也公設之處必於席前正中賓遷之而在席前
稍東則適當其應設醬之本位矣夫正饌醬最在西
其西惟設湆耳惟設正饌於席前之東則醬於饌爲
最西於席中爲稍東而恰留席西地以陳加饌若如
敖說正饌設在席中則醬太偏西而公初設處更在
西矣又恐席前之西難容加饌矣而席東餘地反太
寬挨其位置必不應爾

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

敖繼公以此拜爲謝侑幣褚氏云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覿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不蒙上事可知故注云君欲從此退集說以爲謝侑幣非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拜送無送後復拜謝之禮　案褚說是也鄭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更入行拜若欲從此退吳氏廷華駁之校釋曰上公降立俟賓入揖讓而升然賓既受幣出矣若入從待公揖而升食則嫌于妄盛

竭人之歡盡人之忠故再拜稽首以示受賜既多欲告退之意迫公辭之乃揖讓升升又拜公之厚意而後食徹之至也主人欲深安賓故發幣以勸之賓益不敢自安故始降辭幣而繼拜告退皆所以致尊讓也此拜當與卒食東面再拜稽首對勘彼食禮已卒當退故公降答拜此食禮未卒未得退故公辭之彼自階西進故階東東面此自門入故沒霤北面其爲欲退而拜則同吳氏以拜爲拜公降立待已不知禮固未有拜降立者聘禮私覿賓入門右再拜稽首爲覿拜非爲降立拜也吳說非

覲禮

朝覲禮通考

鄭目錄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案此周禮大宗伯文彼注云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又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詩韓侯入覲孔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

說鄭大宗伯大行人二注竝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按孔說是也周禮賈疏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致王氏與之駁之謂諸侯皆來卒有乘間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云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每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胡氏謂褚說足申鄭義　目錄又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

不見焉賈氏云按曲禮下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是朝宗禮備覲遇禮省可知胡氏云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曰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覲可

該遇鄭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之說當有所受矣云享獻不見者賈氏云享謂朝覲而行三享獻謂三享後行私覿私覿後即有私獻獻其珍異之物故聘禮記云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臣聘猶有私獻況諸侯朝覲有私獻可知是以周禮太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大朝覲會同旣有私獻則四時常朝有私獻可知案下文有享亦當有獻而云享獻不見者案周禮大行人云

上公冕服九章介九人賓主之閒九十步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子男亦云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彼據春夏朝宗而言不見秋冬者以四時相對朝宗禮備故見之覲遇禮省故略而不言此下文見享者不對春夏故言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者據周禮大行人而說也必知鄭據大行人者以其引周禮四時朝見鄭云是以享獻不見明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言也有人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者苟就此文有享無獻不辭之甚也　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

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於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駮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得云駮也胡氏云朝與覲對文異散文亦通此覲禮云諸侯前朝云乃朝以瑞玉則覲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爲覲則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衞人殺州吁于濮而傳云王覲爲可又云朝陳使請案左氏於陳言朝

於王言覲是秋覲之名至春秋時猶存也萬氏斯大謂朝覲止是一禮弁疑周官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不足據非矣

受舍于朝

經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東面北上異姓西面北上注曰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按受舍于朝者諸侯使上介至天子之朝受覲前俟事之舍天子之吏以舍授之其舍則在文王廟門外爲東西二列經注義如此舍受于朝非卽設于朝文王廟門外舍所在非朝所在也胡氏說誤

胡氏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

鄭康成箋詩注禮謂天子宗廟路寢皆如明堂爲五室之制詩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周禮匠人注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禮記王藻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後儒多疑之今以其說考之於經書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者中央之室王肅注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尚書大傳曰倘考太室之義鄭注云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對四方室言之此入祼在廟而云太室則廟有五室矣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魯用天子禮而廟如明堂則天子之廟自如明堂矣此非宗廟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月明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季夏

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元堂此明堂也而經亦曰大寢鄭注亦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之又曰天子居則其爲寢制可知舊唐書禮儀志載顏師古議亦以月令之文爲在路寢古者廟以象生時所居宮室廟既如明堂則寢自亦如明堂矣此非路寢與明堂同制之證乎或曰書之顧命路寢制也而有東西房東西夾東西堂儀禮之覲禮廟制也而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又云几俟於東箱與五室不類何歟曰此則鄭志已言之矣鄭志答趙商張逸問二條今存諸經疏中大略謂周公攝政制禮立明堂於東都王城廟寢亦爲天子制如明堂其宮

室之在西都鎬京者猶仍諸侯制度未改作故成王崩時設衣物有夾有房覲禮之廟制亦據西都宮室言之故云戶牖閒與東箱也覲禮疏云覲在文王廟周公制禮據東方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是也玉藻疏以東箱爲記人之誤尚未的考大戴禮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又曰此天子之路寢也緣其同制故或以爲廟又以爲寢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攷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云云宋書禮志謂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蓋本於此夫大戴禮與汲冢書皆經之亞也古籍之存者希矣此二事猶足證鄭說故並錄之

庭實辨

四享皆束帛乘馬庭實惟國所有注曰四當爲三大行人職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所有疏云禮器爲祫祭而致之與此因覲致之同以其因覲卽助祭因祭卽致享物若不當三年祫祭卽特致三享也凌氏廷堪云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卽覲禮惟國所有之義覲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覿庭實云

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禮器大饗其王事
與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
屬非謂覲禮之享也禮器注以為祫祭亦非胡氏云
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奉之以玉帛卽謂束帛加璧也庭實而云旅
百則所陳之物甚多當非僅皮馬故杜注云百言物
備也又云天地之美具焉則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
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義正同聘禮享諸侯惟一享故
止用皮馬覲禮享天子有三享故備物亦隆殺之義
宜然黃先生以周禮書通故云禮器大饗其王事節

說者紛紛注疏謂此明天子大袷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來助祭之禮其說最通淩氏以大饗王事爲燕饗之饗謂享之庭實皮馬外無他物饗之庭實得兼有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其說何據三牲魚腊爲諸侯貢物故曰四海九州之美味如謂此以饗諸侯何必舉四海九州爲說

會同巡守禮辨

鄭君說會同巡守之禮貫串經傳深遠奥博後儒蔽所希闚未探碩意輒滋異說今爲一一疏通證明之

經諸侯覲于天子云云校釋曰此以下言大朝覲

而會同之禮諸侯覲于天子言先行覲禮也爲宮方三百步以下言既覲而王會同之也凡會同必先朝覲故周禮大宰云大朝覲會同注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是因朝覲而會同也蓋時見曰會因諸侯有不順服者而順服者盡來朝殷見曰同因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六服盡來朝其來也固爲朝覲也王因其皆來朝覲而會同之以命事先朝覲于廟諸侯之職也繼會同于壇天子之政也周書有王會篇春秋傳每言合諸侯是會同之禮天子主之會同前必先朝覲以自明臣職審矣既朝覲而王會同之其見王

之禮仍如朝覲不敢以已覲而殺其禮也周禮大宗伯注說時見殷見皆云既朝王爲壇合諸侯義與經本脗合疏失之褚氏胡氏皆誤　禮書通故云巡守分四時其來會者各以其方時會之禮放巡守四時之一其來會止一方論語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是也賈疏亦詳殷同爲王不巡守而制同當爲周禮鄭注云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是全放巡守禮矣巡守禮今亡鄭注會引其文尙及見之其云時會殷同皆既朝覲乃爲壇合諸侯蓋據巡守禮推言之凡巡守之年惟衞服非朝

歲其餘皆屬當朝之歲則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必先朝覲而後行會同禮于壇殷同之禮雖王不巡守而其禮一與巡守同則鄭云六服朝畢乃爲壇合諸侯又何可疑褚氏謂殷同無當朝諸侯不知巡守之年皆諸侯當朝見之歲也胡竹村反從褚說斥鄭注亦未審矣案此說推闡至精（互詳周禮）○加方明于其上注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校釋曰會同有盟者有不盟者其朝日祀方明升諸侯禮皆同此經與司儀相兼乃足鄭彼注據不盟

者言此注據盟者言不盟則祀方明止取致尊尊之義盟則初祀方明亦以致尊尊盟時又以爲司盟而以載辭告之注云會同而盟言而則固有不盟者矣下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司儀注引有事而會此注引不協而盟學者當通合觀之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曰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鬭之師曰虞有

六宗之祀周有方明之祭二禮甚相似伏生大傳以六宗爲天地四時與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合夏侯歐陽則云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與鄭此注上下非天地之至貴同意賈疏云天地之貴卽昊天崑崙旣非天地之貴卽日月之神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故用圭璧也校釋曰六色旣象其神則設六玉者爲禮神可知此禮神與凡以玉禮神異凡禮神者皆尊禮一神故玉設於神位之前此徧禮上下四方玉必分設於上下四方則非幷刻其木而著之不可刻而著之者爲祀時總祀六神禮必各當其神之方

也既刻而著之則與木相連雖非祀時玉亦在木此理之易明者胡氏謂此玉以飾木非以禮神則宗廟之主何不飾以玉乎此璋琥璜圭明與周官禮四方者同設非禮玉豈祀時更設圭璋等玉以禮之不嫌多貨傷于德儀不及物乎此禮四方之玉與周官所言同故注以爲禮神之玉禮上下之玉與周官異故注以爲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下文明云日月山川則所謂明神者可知胡氏謂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果爾則禮統於尊上正當以蒼璧下正當以黃琮卽謂以飾木非禮神然飾四方之玉

既與禮玉同則飾上下之玉亦當與禮玉同而不同者何乎胡說非矣

禮曰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注曰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明也校釋曰此所拜禮者皆著明之神也盟時必舉以爲證尙著明人不敢欺也不盟則但以時分禮之於門外總祀之於壇上所以敎尊尊也此鄭據所拜禮之神以定方明之神方明之神無正文據司儀云北面詔明神則方明之神卽盟神據詩春秋傳盟辭所稱之神卽日月山川則方明之神與所拜禮者爲一而

禮之上下以圭璧不以蒼璧黃琮宜矣是明盟神卽方明之神卽會同所拜禮之神非謂會同必盟也會同而有盟則此拜禮卽爲盟祭矣會同旣以時分禮上下四方之神又總祀上下四方之神於壇者猶迎氣旣分祀五精之帝於郊大饗帝又總祀五帝於明堂也天皇大帝及五精之帝崑崙之神皆尊極不敢以爲司盟祭法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是萬民所共見故爲方明象之所以使人觸目警心罔或渝僭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胡說非是

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曰升沈必

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校釋曰言就祭則是王巡守之盟祭非復會同之盟祭也王巡守就祭山川有告至望秩之禮鄭必知此是盟祭者以虞書云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王制云柴而望祀山川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其詩云昊天其子之及河喬嶽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其詩云墮山喬嶽允猶翕河皆但言祭天及山川絕無祭邱陵及地之文此經言祭山邱陵升祭地瘞則非告至之祭也既非告至之祭文承拜日禮日禮月四瀆山川邱陵會同之祭下則此亦是巡守會諸侯

之祭會諸侯所祭之神卽盟時之明神司盟不敢以天地至貴之神爲之上帝至尊祭不欲數告至旣祭此不宜又祭上會同拜日禮日禮月不祭天地則此祭天地者卽謂祭日月也王東巡守帥東方諸侯祭日反祀方明盟則其神主日南巡守帥南方諸侯祭日反祀方明盟亦主日西巡守帥西方諸侯祭山川（川中有四瀆則祭於北方）反祀方明北巡守帥北方諸侯祭月反祀方明盟仍皆主日王官之伯會諸侯先祭月反祀方明盟則主月諸侯之長先祭山川盟則主山川此所祭者卽上所禮者特變日月爲天地靈之也此祭

在會前而注以爲盟祭者就有盟者言之明此所祭者即盟所主之神也云其盟揭其著明者者盟以著明者爲主則盟前所祭必著明之神日月山川是矣引郊特牲者據郊天以日爲主明日亦得稱天引宗伯職者明日得用燔柴之義彼祭日月正禮故日月皆用實柴此尊日如天尊月如地故祭日柴祭月瘞鄭引之者但取祭日得稱柴之義故下即云則祭天燔柴謂祭日也云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者祭月本不瘞以此禮以日月象天地旣以燔柴之禮專屬之日則祭月自當瘞推之可知孔子曰日者天

之明月者地之運於易乾爲日坤爲夕以月配地古有此義不然日月麗乎天同爲天神誰不知之鄭引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豈忘下有配以月之語周禮日月同以實柴祀鄭方引以爲證豈不慮自相違反乎引王制者據王告至行柴禮則王之盟神主日是明祭天專爲王禮非謂王制之柴卽此柴也引春秋傳者證諸侯之盟神主山川旣主山川則不得祭日月矣云月者以下者明王官之伯盟神主月之事主月則亦不敢祭日矣詩傳曰日君象也月臣象也禮記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日月山川爲著明之

極差次又宜然書傳載盟辭或有兼及餘神者方明以日月山川爲主亦得統包上下四方之神但不兼上帝崑崙耳此巡守所祭與大朝覲所拜禮同是以記之覲云陳氏祥道秦氏蕙田及胡氏不知經立文之意注以經證經之意又不合尙書周禮禮記注求其所以不同之故徒執告至之禮以繩盟祭又取盟祭之祭地以附於告至而反譏注爲臆說誤矣今案鄭注之善順經文讀之即明經曰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

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東門西門南門北門與東方西方南方北方相當一言總祀之禮一言分祀之禮而所祀之神則同也祭天祭地祭山川邱陵與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四瀆相承一言會同之祭一言巡守之祭而所祭之神則同也經文一氣貫注自相表裏鄭注與經脗合不可易至月爲天神而以祭地之法祭之則猶禮日于南禮月于北與常禮日東月西之位不同且祭義言祭月于坎與祭地澤中方邱事相類

天陰之精以為地神在鄭必有明文確據但書缺有間其詳不可得聞耳

朝日祀方明朝諸侯先後辨

胡氏正義曰鄭注據朝事儀考之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又謂此言拜日于東門之外為春會同之禮下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為夏冬秋會同之禮其說至精確敖氏乃謂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于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盛氏世佐從其說以鄭注為

非姜氏兆錫至以此嘗鄭之譏駁今引諸儒之說正之張氏爾岐云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壝門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褚氏云此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東門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徧輯五瑞固無論

日力不給也卽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邱陵其紛雜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秦氏蕙田云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旣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以上三說皆辨正敖氏之失而褚氏之說尤詳備其有功經注爽矣

解紛第五下

喪服

喪服變除考

李氏如圭云凡喪皆旣虞卒哭變而受以輕服以初喪冠之布爲衰冠降其衰一等受麻絰以葛絰閒傳曰斬衰三升旣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十三月而練又以七升之冠布爲衰冠又降一等以八升布爲之七升者始入大功之布而以練衰謂之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旣練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閒傳曰期而

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檀弓曰練葛要絰繩屨無絇既虞卒哭之屨無文以既練用大功繩屨差之其用齊衰藨蒯之屨乎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杖縞冠素紕布純深衣閒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檀弓曰祥而縞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二十七月而禫冠朝服閒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禫之屨無文先儒以爲大祥白麻屨禫屨無絇禫逾月卽吉萬氏斯大云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變者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

授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爲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爲母七升既卒哭受八升至練而易爲練冠祥而更易爲縞素禫更易而纖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於經雜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閒傳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衰同父七升母八升又閒傳注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成衰之衣經無可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則前此不練不緣可知大祥變而麻衣禫後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

也首要之經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經變要麻婦人以葛經變首麻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至練男子除首經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經而首葛不去間傳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除服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父喪初以菅母喪則藨蒯卒哭後父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繩屨無絇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要經婦之首經也屨也則變而不遽除者也男之首絰婦之要帶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變除如此此經有所及有所

未及因取禮記中可見者以明之胡氏云此篇惟大小功略言變之節餘不言者周公作經舉其大綱於五服精麤及喪期多寡之數則詳之於變除之節則略之又衰裳冠屨之屬俱是三日成服服之未成服以前斬衰者髻髮齊衰者免此經不言髻髮與免者以篇名喪服故主成服以後言之杖亦自成服始大祥除服則棄之喪大記云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是也下經云女子子在室衰三年則衰固服之以終喪矣

婦人不杖辨

斬衰三年章傳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亦曰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雷次宗謂此經所陳妻妾女子子之等如傳所稱婦人者皆不杖以婦人爲成人婦人金氏榜申之賈氏孔氏據喪服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節注謂女子成人正杖以此婦人爲童子婦人禮經校釋申之今案傳曆遞發問繼童子言婦人明婦人是成人鄭於此傳及四制皆無注以平文不待注若以爲童子婦人當别白言之則賈孔之說非也傳說婦人不杖之義曰不能病女子子成人爲父母不可云

不能病婦人未嫁天父旣嫁天夫小記婦人不爲主
而杖者姑在爲夫杖妻爲夫能病杖而女子子爲父
母不能病不杖人情禮敎豈其若此則雷說亦非也
唯賀氏循云婦人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
不爲主而杖者惟姑在爲夫沈氏彤云童子何以不
杖包女子子言案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
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
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
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
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

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按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惟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數說之中此爲最允蓋女子子成人爲父母無不能病之理經言女子子之服其別有三曰在室曰未嫁者曰嫁者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則在室爲未成人者可知鄭注小記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據傳義推之

但斬衰章女子子在室爲父對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而言則當兼成人未嫁者在內故注曰言在室者關已許嫁明非既嫁天夫屈於不貳斬之義則雖成人有出道其爲父與未成人者同也小記女子子在室爲父母據主喪者不杖長女始杖而言則專謂未成人者而不兼成人未嫁者在內故注曰在室亦童子明父母之喪哀戚至隱男女所同皆惟未成人者乃不杖成人則正杖也在室之文同而意異注各就本意解之注言女子子成人正杖不言婦人成人皆杖此傳婦人不杖與小記婦人不爲主

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杖義相表裏婦人皆據來嫁者言盡異姓來嫁者視父子天性創痛自有閒但妻於夫恩深義重故雖不爲主而杖士惟一妻一妾故引而進之妾爲君亦杖與女君同大夫以上則惟世婦以爵而杖餘則否所謂婦人不杖不能病者如此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辨

徐氏乾學云案喪服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三章禮文及注

義甚明世之說者多非其義於是聖人所以加隆祖後以尊其父之意反致蒙晦而不通此乃禮家之誤也所謂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以已不後父也故雖始封之諸侯別子之大夫而降其大宗之適不得禰先君故也其繼禰之宗則非例矣說者以其後庶子而不得遂此實禮文所未有也又云戴聖聞人通漢馬融輩主五世之適五世之適是繼高祖之宗也賀循庾喜庾蔚之孔穎達賈公彥輩主四世之適四世之適是繼曾祖之宗也經明云庶子不云庶子之子明云繼祖不云繼祖之祖父所謂五世四世之適豈經

義乎又云庶子非繼禰之宗故不敢以承己之重猶云承己之祭與傳文傳重之重異而爲之極服若夫庶子之適則固後其父矣彼何所嫌而忍降其子以薄其父乎禮家妄移不繼祖之文加之庶子此其所以誤也吳氏廷華云馬融主戴聖聞人通漢五世之適說舍子而言曾孫既與經義不符賈孔因注不必五世說遂舉賀循庾喜庾蔚之四世之說證之謂必適子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外此則雖繼禰之嫡子亦不得遂三年之服是又舍子而言孫其失與馬氏等盛氏世佐云子爲父母三年父母爲子期服之正也爲長子三年以

其承祖之重而加隆焉爾此尊祖敬宗之義通乎上下者也重謂宗祀也庶子不得祭卽不得爲長子三年以其無重可傳也庶子不爲父後者也云不繼祖者指其子而言也然則爲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矣雖繼禰之宗亦得爲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禰卽得主禰廟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先儒謂必至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矣胡氏云鄭注小記言尊先祖之正體與此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同語有刪節又云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皆宗也此注兩言爲父後明主繼禰者

言之即通典所謂己身繼禰便得爲長子斬是也則庶子不繼禰其長子自不得繼祖傳義昭晰無疑況傳言庶子不言庶孫經但言父爲長子則爲三年不爲三年自當以父之長庶爲別又安得舍繼禰之宗而專以祖適爲說耶以經傳之言繹之四世之說其不足憑益明矣

父卒即爲母服三年說

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注曰尊得伸也胡氏正義曰馬氏融云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義與鄭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孔疏

謂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據此是父卒卽得爲母三年孔與馬鄭無異義也賈疏乃謂經云則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徐氏乾學云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正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卽服三年也豈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之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爾父既先歿矣復何所屈而不三年乎此禮之必不然者吳氏紱云則云者決辭非難辭也方氏苞云則者

急辭也但父卒即得爲母伸疏引三驗皆不可通案則字古與即通言父卒即爲母三年也廣雅云則即也可證賈疏之謬諸儒論之甚詳其所引內則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閒傳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及服問注爲母既葬衰八升孔疏謂八爲七字之誤當爲七諸文皆無父服除後爲母三年之義賈之曲說亦不足辨至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仍服齊不服斬者則以母之與父恩無輕重而分有尊卑不可以母而並之於父也

庶子爲所生母服辨

李氏如圭云父卒君母存妾子爲其母當何服案小

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則父在爲妾母亦杖期同宮者惟不禫耳父歿君母存得伸三年可知萬氏斯大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爲母之中也淩氏廷堪云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經云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惟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緦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

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申齊衰三年也案伸三年者惟大夫士之子鄭氏此注直可補經胡氏云自父言之則有適母妾母之分自子言之則生我者卽母妾子之於母與適子之於母同經無所生母明文謂卽包於父卒爲母之中其說是也

慈母辨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曰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者之服可也校釋曰言主謂大夫士者明天子諸侯無此禮也曾子問注曰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是也此注云命爲母子彼注但言養不言命者省文從此注可知此妾於子本庶母也命之爲母子則成母子若不命而但使養之則恩重於

凡庶母而義輕於母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不云則庶母慈己是也而云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庶母慈己者本據大夫之嫡妻子以庶母爲師慈保母言但師慈保母本是庶母此使養子者亦本是庶母師慈保母以有養子之恩謂之慈己者此不命爲母子者亦有養子之恩則亦是慈己者服以庶母慈己之服於義可也禮言慈母有二一爲大夫士之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者此經是也一爲君大夫之適子以庶母爲師慈保母者小功章所謂君母慈己者曾子問所謂內有慈母君命所使養子內

則所謂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是也大夫之子本以士禮爲庶母緦慈已者加服小功君之子爲庶母無服慈已者亦無服故小功章專言君子子傳以貴人釋之謂大夫若公子也以庶母爲師慈保母既君大夫養子之禮則無論子有母無母皆使養之曾子問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固不問子之有母與否即無母而長於慈母亦斷不得喪之如母故魯昭公爲慈母練冠以居孔子以爲非禮以諸侯之禮無庶母慈已者之服更無命爲母子之慈母也曾子問之慈母即內則之慈母內則之慈母擇於

諸母諸庶也庶母爲慈母非卽庶母慈已者而何庶母慈已者諸侯無服大夫之子有服故禮言爲庶母慈已者必冠以君子子之文而孔子言諸侯之禮則曰無服也士又無師慈保母其妾無子妾子無母命之爲母子則謂之慈母喪之如母不命而使養之則亦從爲庶母慈已之禮嫡子無母見養於妾者亦如之大夫妾子禮與士同嫡子則自以庶母爲三母謂之庶母慈已者不以有母無母殊梁武帝不辨君大夫士禮之異誤解內則諸母之文分二慈爲三添出使賤者視之一節不知賤者乃乳母非慈母也記之

慈母即經之慈母強分爲二謬矣又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注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其不慈已則緦可矣不言師保慈

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案小功章注所言庶母慈己者之正義也據內則正文言之此注所言庶母慈己者之餘義也以此經義推約知之知者彼經於爲庶母慈己者上冠以君子子三字戴氏聖馬氏融皆以大夫解君子鄭君依用之是禮家舊誼不可易也此君子傳以貴人釋之猶內則之以貴人別乎命士以下特言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則必大夫之子而後有此庶母慈己者而爲之服則下引內則所云擇於諸母使爲

師慈保母者是也注兼公子言者公子之貴猶大夫也曾子問注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兼士言者卽此注所云使養之不命爲母子者庶母慈已者之餘義熊氏所言是也父卒乃不服仍據大夫言之喪服言公大夫士皆舉爵爵之合稱君子者惟大夫公子言君子子者上別乎國君下別乎士子而立文也金氏以君子指士胡氏謂兼大夫士皆非庶母慈已乃父爲大夫者之禮故經言君子子係父言之明父沒則無此禮猶大夫之子爲母大功從乎大夫而降於父卒如國人也從乎大夫

而降者父卒不降則用大夫禮而加者父卒亦不加明矣敖繼公江氏筠胡氏皆非禮士爲庶母緦大夫無服然大夫以服貴臣之故而爲貴妾緦父之所服子亦不敢不服故大夫雖不服庶母而大夫之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緦加服則小功也庶母戴氏聖謂大夫之貴妾卽姪娣也大夫唯有二妾一姪一娣故其子爲庶母服與士同其有買妾者則大夫及其子不服之乃與士異慈己則從乳母之禮爲之緦耳金氏所駁殊非引內則者證君子子乃有庶母慈己之義彼注以爲人君養子之禮大夫有君道其養子之禮

亦然云擇於諸母與可者者或庶母不足則取於傅姆之屬傅姆非庶母其爲慈母不得謂之庶母慈已者當從乳母禮爲之緦經不言慈母而言庶母慈已者別乎可者之慈母言之也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者卽乳母也鄭備引內則之文以明大夫養子之禮其意唯取擇於諸母使爲子師慈母保母之義故卽舉經實之曰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謂卽內則諸母爲慈母之謂也又恐人疑可者亦是庶母慈已者故又別之曰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傅姆之屬也明非庶母慈已者不爲之小功也可者不小功則食母可知

此庶母慈已是大夫養適子之常禮不論子有母無母如適妻死則此人本是養子者無待別使之養其妾子無母乃使他妾養之耳然經固據適子言也此子爲庶母本緦以有慈養之功恩義加隆爲服小功此君子子之禮也其非君子子（謂非大夫適子大夫妾子及士適妻子妾子是）皆無母而養於庶母者其爲庶母慈已同則其爲服亦同故慈母傳注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可也慈母如母兼謂大夫士之妾子無母者君子子爲庶母慈已專謂大夫適子不論有母無母鄭慈母如母注通庶母慈已之義於使妾

養妾子者而正釋庶母慈已則不及此義固以一兼言大夫士禮一專言大夫禮兩注劃然分明胡氏不辨大夫士禮之異誤以使養之不命爲母子者爲庶母慈已正解與經文不合絶非鄭上注意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者上異爲孺子室以下君大夫禮所同此别言君禮之異者士妻大夫妾食子即乳母非慈母也是明君禮于三母外更有士妻大夫妾食子之事非謂君禮無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明士禮無慈母也士禮無慈母則惟無母而養於庶

毋者謂之慈母爾胡氏誤從梁武之言於經注本意多未達故詳釋之

出妻之子爲母繼母嫁從服辨

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或以爲父在不服校釋曰此章上云父在爲母下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唯妻及出妻之子爲母二條不言父在父卒則父在父卒所同也出妻之子所以爲母期者以子與母骨肉相連屬身體髮膚所從受有萬不能已之情故夫可絕其妻而子不可絕其母非惟子不可絕其母而已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則女

君固自服之是母亦不因已出而絕其子也蓋夫婦有離合之義故妻有過可出而夫不爲之服妻既絕於夫亦不復爲夫服母子無中斷之情故母雖出而子仍爲之服母亦仍爲子服在子視其母固曰吾母也在母視其子亦曰吾子也經文上言出妻下言子言母固未嘗奪其爲母子也先儒有言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父母一也而謂可從父而絕其母乎哉故經文出妻之子爲母不言父在父卒明不以父在父卒殊也曰然則與父在爲母不出者何以異乎曰父在爲母期降也屈於父也出妻

之子爲母期不絶也屬乎子也至親以期斷服既專屬乎子則知有服其母而已無容異也曰然則父没何以不伸三年也曰三年者加隆之服也父卒爲母三年尊得伸也母既出非復家之所尊且期者本屈於父之服故不容有異三年則幾與父並尊母既出不敢復以尊服服之子統乎父也尊服不敢加親服無可絶也出母爲長子亦不三年以己與廟絶不復加隆于祖禰之正體服其親服而已曰爲父後者何以爲出母無服也曰與尊者爲一體爲宗廟之主服則廢祭不敢從父而絶其母之服者更不敢因母而

廢其父之祭故但心喪而已或曰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父在父不服出妻則子亦不敢服出母曰是不然夫父所不服子亦不服者謂從乎父而降也父本有服而不服之故子亦本有服而不敢服之義統於父也今母已出則父本無服幷非父之所不服之謂而子視其母則固母也母不可絕則固當服之此母爲子一人之親母之服爲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服則是自絕其母非從乎父而降以父與母已爲路人父之爲出妻無服非降也絕也非服之絕恩義之絕也父已無此親而子猶執父所不服之例而謂已

不敢服是絕已[illegible]當服之親而於從父之義蔑如也禮爲從母小功舅舅之子從母昆弟妻之父母緦皆子一人之服於父無與不聞以父所不服而子服之爲嫌今妻已出親專屬於其子父之視子之爲其母服也亦曰子自服其當服之親爾蓋母於父已非妻而於子猶是母所謂親者屬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後人以降屈之服例此而謂父在不敢服則似母已出者於父猶有親非專爲子一人之親而爲父所厭降者非經意也經云出妻明妻非復妻也云出妻之子明子猶其子也云子爲母明母猶其母也言出

妻以絕於父言爲母以屬於子名正言順仁至而義盡矣傳於無服者必備言之今傳言外祖父母之無服及爲父後者之無服而不言父在無服則不論父在父卒皆爲出母期明甚檀弓記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明禮所由廢故云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凡記言自某始者皆爲失禮所由始子思所云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云云施諸嫡母繼母則可施諸生我者則不可經云出妻之子爲母固母子之也江氏永釋記文甚是胡氏引以證父在爲出母無服則非記意檀弓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諸廟夫

已爲嫁母如此其重豈使子爲出母如彼其輕孔氏爲萬世禮宗子思又大賢豈或不善於禮檀弓傳聞異辭學者取其義勿泥其事可也又案母子至親無絕道母爲子一人之親則不敢加尊服而親服無可替即使母自絕於子子義不可絕母故子思聞嫁母之喪終哭於他室爲得禮鄭注謂嫁母齊衰期明母雖無母道子不敢不母之凱風之詩有自責之辭而無責母之意但聖人不爲無義制禮故空其文以親者屬一語括之可耳鄭注謂繼母出則不服以非親者屬也則繼母嫁更不服矣鄭志趙商問曰慈母嫁

亦當爲服如繼母否答曰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案兩繼字皆譌當爲已經云慈母如母謂如已母也趙商何緣以如繼母爲問繼母嫁者不服從之乃服耳經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從字當絕句謂子幼無大功之親繼母與之適人者也從乃爲之服則不從者不服以非親者屬也繼母本因配父而爲之如母今旣自絕於父則路人耳何服之有鄭義蓋如此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注曰嘗爲母子貴終其恩嘗當爲尚聲之誤也從者尚爲母子則不從者非母子明矣此繼母之與因母異者

降其小宗解

金氏榜禮箋云大宗不可以絕族人以支子後之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大宗唯一小宗有四所後之大宗親疏不定則所降小宗世數多寡蓋不齊矣爲人後者本親高祖以下俱爲小宗悉降其五服一等若高祖爲大宗則降其曾祖以下曾祖爲大宗則降其祖以下祖爲大宗則降其父以下爲人後者有不降高曾祖而無不降父以下本親者故喪服經于其降服著父母不著祖父母著昆弟不著世叔父著姊妹不著姑著其有定者也記言爲人後者于

兄弟降一等報由是悉降五服之例著凡爲人後者因所後而服則從所後者爲之名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記言于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是也因所後而降則不從所後者爲之名經著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昆弟姊妹適人者之服及記言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喪服小記言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是也名與服不相值爲降服名存則降見名不存則降不見也使爲人後者從乎所後而易其本親之名則有名在緦麻或無服者而服之以期功之重服是加服矣豈降其小宗之謂哉然則本生五屬之親俱得遂其名不獨父母之名不可易也按爲人後之禮言人人殊惟金氏此說與

經傳脗合確不可易禮經校釋申之曰禮尊大宗之道有二曰爲大宗服若子曰爲小宗服降等經之言降等服也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父母本三年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期也父母期則祖大功曾高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即爲大宗正尊不降也大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昆弟本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大功也昆弟大功則世叔父大功從父昆弟小功可知何以不見也以所後或在親屬則即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殤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昆弟長殤

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小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姊妹適人本大功以尊大宗爲小宗服降等故小功也姊妹適人小功則姑適人小功從父姊妹適人緦可知何以不見也亦以所後在親屬則卽爲大宗旁親不降也是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親其爲小宗之親大宗之親未可定其服之降不降更未可定而惟此三人則小宗本親降服之有定者經之專著其服也舉服之例而無礙乎服之用也因而悟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止見所後父而不見餘人其意亦猶是也何者出後親

疏不定設後於世叔父則本宗之服由重而降者惟父母昆弟姊妹大宗之服由輕而加者惟所後父母及姊妹耳餘皆如其本服無所加降而母統於父言所後父則所後母可知爲人後者又多無所後親昆弟昆弟不見則姊妹例不獨見故服之特加而當見者惟所後父一人耳經於爲人後者爲大宗之服著其無不特加者於其爲本宗之服著其無不特降者而其餘或加或降悉可準此以推此喪服條理合一終始相貫不使降等若子兩服相妨之精意也馬氏融及近程氏瑤田段氏玉裁皆未得其旨敖繼公說

顯背傳文而胡氏又從之甚非者矣

適子不得後大宗辨

胡氏正義曰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主小宗之事然此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白虎通云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通典載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

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絶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絶之說非矣案戴范之論甚正據前傳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玩可也語氣非執定之辭自是有支子當以支子爲之不得以適子後人耳非謂無支子即可聽其絶也敖說害理方駁之極是通典又載劉得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絶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此論亟足濟禮之窮

唯子不報辨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曰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後人多申傳駁注胡氏承珙云經文渾括唯子不報自兼男女言之傳以同服相爲之謂報子爲其父母三年無疑於期之報故獨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自當期不因其父母哀其嫁於大夫而無主爲之加服而乃服期以報故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

於經文自是專主一義鄭以經文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此十人於大夫之子相報服期之義始截然分明況傳以不報主謂女子子而又云其餘皆報雖皆指兩相服期者爲報而文義嫌於以子亦爲報故鄭駁之沈氏彤謂女子子適人者句上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蓋爲傳彌縫殊可不必胡氏培翬云鄭氏以傳爲失而後人又多申傳以駁鄭似爲定論矣及閱胡氏之說而知傳其餘皆報一語自呈罅漏蓋女子子適人爲父期是本服非報子爲父三年亦非非報況

經明言子不言女子子謂言子兼女子子可也謂言子不兼子不可也胡氏此說深有功於經不獨爲功鄭氏　又案大夫之子士也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期而諸親爲之不降等而報之者以大夫之子當從乎大夫而降今以諸親爲大夫應降而不降故諸親爲之亦應降不降言大夫之子則父在也父沒則爲諸親如本服而諸親降之矣

妾服得遂辨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

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
與妾子同也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
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注然則女君有
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
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校釋
曰案上經云公妾大夫之妾不言士妾文主於公大
夫是據尊降言下經云公妾以及士妾通凡爲妾者
文主於妾是據厭降言傳皆云妾不得體君者胡氏
下傳正義曰上傳妾不得體君謂諸侯之君於衆子

無服大夫之君於衆子降服大功妾不體君故爲其子得服期此傳妾不得體君謂君於妾之父母無服妾不體君故爲其父母得服期案胡氏釋傳是也然但就傳文讀之云妾不得體君則有得體君者不得體君者得遂則得體君者不得遂傳於妾爲子爲父母皆云不得體君得遂則似妾不得體君爲子遂亦爲父母遂女君得體君不爲子遂亦不爲父母遂矣而經豈有女君以尊降其父母之禮乎傳意並不謂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傳文則似乎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得體君者尊厭也胡氏承珙於下節云

設援上章之例則似女君以體君而降其父母矣鄭恐學者以文害辭故云此傳似誤案胡說甚是傳意本善而立文則與上大夫之子傳同一自是鑄漏傳雖止就妾論然經文二服上爲衆子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二條已包之而必別出此明以妾與妻尊卑殊故別白言之凡妾服除妾爲女君外皆對女君言故注以女君爲比例實與經合也以女君爲比例則與傳意雖互通而文似隔閡故云此傳似誤似者不敢定以爲誤也云禮妾從女君以下者嫌妾賤但使之服女君之黨服不敢自服其父母故特著此文

明君不厭妾也義亦與傳大同但文較直截反覆比勘無語病耳胡氏承珙云傳注原可並行不悖後儒必欲申傳以駁注非也案胡氏培翬亦蹈此失其釋傳雖是然彼所釋者傳意鄭所辨者傳文鄭非不知傳意之不誤也但依經例當以女君對勘於傳文終有抵捂難於申釋恐學者因傳以疑經故微辨之以豫破來者之惑傳雖子夏所作容有後師增續之文偶參疑議何傷乎

高祖元孫服辨

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謂高祖元孫無服喪服經不

言高祖元孫者不制服也其說以大傳四世而緦數語爲據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謂曾孫緦麻服至此而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謂己爲元孫無服但以袒免行事張氏履辨之云遠見高祖卽以服曾祖齊衰三月者服之遠見元孫卽以服曾孫緦麻者服之經不著可推而知也小記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已合上下數之大傳之四世五世不數己且大傳本指旁殺若謂五世袒免指高祖元孫則正統也謂之同姓可邪且上數高祖下數元孫亦止四世不得數己而爲五世以己方計其人之世數而爲服之差固

不得自占一世也荀子有天下者祭七世除太祖二祧則高祖爲四世如程氏說豈高祖爲五世廟乎程氏又云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玄孫五世祖免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屬竭者也張氏辨之云子孫出於己從下數者也故視子爲一世元孫爲四世昆弟同出於父從旁數者也故視昆弟爲一世又從旁而下至昆弟之元孫爲五世然昆弟之元孫雖爲五世而已之元孫仍爲四世不得爲元孫無服引例也以上胡氏正義文　鄭氏珍云程氏謂曾高固服齊衰三月非上殺之義夫本服之差曾祖當小

功高祖當緦麻元以次而殺特不敢以小功兄弟之服服至尊故變制爲曾祖重其衰麻減其日月曾祖至尊高祖亦至尊既不敢以小功服曾祖又敢以緦麻服高祖乎若言曾祖已齊衰三月高祖宜從殺則衰麻仍不敢以小功喪期又當減於三月而齊衰之次止有大功三月以下更無喪期將特制齊衰一二月乎抑特制大功二月乎然則不服齊衰三月何服也爲得不與曾祖同也瑤田又謂元孫之父是曾孫也已齊衰三月元孫不可服同父夫爲世叔父昆弟姑姊妹等子皆得與父同服何獨爲高祖父子不可

同服乎瑤田又謂世絶無得見高祖者萬一有然不承重服斬之元孫與庶元孫唯曾祖免夫祖免唯施之族昆弟之子諸出服者所謂五世袒免殺同姓也爲高祖之子且不敢服以兄弟之服而於其父乃敢以待同姓者加之乎程氏止求勝注疏不知其害名教大矣

大夫尊降服辨

喪服諸侯絶旁期大夫降一等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得以見不服親服者之爲欲終之而不可得非莫之禁而弗爲也又曰始封之君不臣

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言諸侯之不服旁親從乎其先君之臣之而不敢服也先儒謂不臣者服其本服其諸父昆弟爲之亦如本服臣之則君不服而臣服斬夫諸侯之絶旁期尊降也而傳云不得不敢與厭降同文者蓋封君之孫以後之不服旁親非以已尊加於諸父昆弟乃因封君以尊降其子而不敢服是封君之孫以後之尊降義同於厭降而所以厭降之故則出於封君之尊降孝經曰雖天子必有尊

言有父必有先言有兄先王制禮無敎人以貴臨其諸父昆弟之理故雖崛起爲諸侯而不臣諸父昆弟服如其親惟於其子之不受重者乃別之不服以豫絕孽子配適骨肉相殘之禍而封君之庶子於封君之子之嗣爲君者爲昆弟於封君之孫爲諸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封君之子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皆不服非敢不服其諸父昆弟也不敢服其君之所不服也封君既以尊降其庶子則其子孫之嗣爲君與先君爲一體者不敢自以己親而擅服其先君所不服之諸父昆弟此子天父之義而

其諸父昆弟旣以子而臣於其父之爲君者卽不敢不臣於其昆弟昆弟之子之繼父而爲君者此父命之行乎子也此君臣之義所以出於父子也其臣之也非今君臣之先君臣之也其不服也非今君不服先君不服也凡封君子孫之絕旁期皆封君之尊降其子此諸侯降服之義也夫諸侯尙不敢以巳尊降諸父昆弟則大夫可知然則經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虞書以爲三世爲大夫者是也蓋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大夫采地亦必適子世世守之故降其

庶子大功以遠別絕嫌大夫之尊降亦以父降其子也不杖期章爲衆子注曰大夫遠別之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此尊降服之本也父降其子則子不敢不從父而降其昆弟子之子又不敢不從父而降其諸父是降服備者必三世爲大夫而後然非敢降其諸父昆弟亦不敢不降父之所降也諸父昆弟既以子而降於父已不敢不以子而從乎父蓋非父所降而降之是以貴驕父兄宗族也故崛起雖諸侯不敢降父所降而不降之是別異於父以自伸也故繼世雖大夫不得不降蓋降者父降其子

而從降者子從乎父所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也經不杖期章曰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大功章曰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二服一貫經先舉大夫之子而後言大夫且陳大夫服首數條皆據大夫之子立文明乎備有諸降服之大夫乃其先爲大夫之子者而其降服乃從乎始爲大夫者之降其子而出以父之所降而不得服其親服也不然經著大夫服何不先言大夫而乃先言大夫之子乎言大夫之子明乎其從父之爲大夫者而降以大夫之子發端不以

大夫發端明大夫有不備此降服者上章既陳大夫之子下章乃陳大夫既明從降之義而後見大夫服明大夫從父而降乃備諸降服大夫雖不世官苟世守采地即用大夫之禮（經言大夫禮多據有地者言）此大夫降服之義也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服殷道親親兄終弟及法久弊生兄弟宗族或至相爭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賊恩害義敗國殄民莫此為甚聖人人倫之至昔武王欲以天下授周公而公不受重遭二叔流言閔兄弟之失道故其制禮以尊尊保全親親有國有家必嫡子世世守之庶子之服諸侯絕大夫降後世子

孫惡體始封始爵者防亂保族之心以爲服嫌疑既
絕然後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親之欲其貴愛之
欲其富族食族燕公與父兄齒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而恩誼愈篤維持封建之義至是而盡矣或曰大夫
爲諸親服降等而諸親如其本服厚薄無乃失均乎
曰厚薄私也子統乎父公也大夫之爲諸親與諸親
之爲大夫一從乎父而已矣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
爲適昆弟注曰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
夫爲之此言扶經之心必如是而後子天父之義明
也或曰大夫之事世叔父母事兄使弟有以異於邦

人乎曰無以異也凡降服與絶大異絶者臣之也降者仍親之也降服多矣厭降旁尊降出降不聞殊其服遂殊其親也凡所爲降者特以明始爵者宗廟祿位必適適相承之義大夫不奪宗雖貴富不敢以加於父兄宗族且大夫期降大功大功降小功大功以上親同財豈有大夫以降小功而疏外其親之理凡降服者皆心喪雖尊降亦當同之傳說降服皆以不得不敢爲言鄭君謂降有四品愚竊謂君大夫之降其子父母降女子子適人者敢降者也餘皆不得不降不敢不降者也大夫降服先儒說者皆未得其理

或謂宗子有君道則大夫不皆宗子也或謂大夫有君族之道則諸親非可得而臣也左傳夫子以愛我聞夫子雖尊稱然季札於孫林父叔向於伯有亦稱之蓋當時有此風氣不得以爲大夫君族之證或謂大夫不可曠職廢祭此說最爲近理可備一解然細思之亦非確詁則諸侯始封者有王事立五廟何以服諸父昆弟如邦人也或謂封建時大夫即治其鄉里非特尊不可以爲治則國有常憲自可當官而行不當以門外之治混諸門內也凡此皆以意爲說難可據信今據傳文推經例說之如此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兩節經傳注校文并攷

子子逆降旁親義述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此不辭卽實爲

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按此兩條鄭以經解經發疑正讀其義本明而傳寫者誤分注文一條爲二一屬經一屬傳又以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注文爲傳文遂使經義是非無正戴氏震云賈疏謂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

君欲分别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據疏此
說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爲傳文以下言
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共十一字爲鄭
所加不知經旣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傳不
應直見此十字而絕不釋其意是二十一字通爲鄭
注無疑且考其文義上云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
服也下云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一言字一謂字皆指
舊讀者之意如是自舊讀至此不辭凡五十六字一
氣連貫不可截斷盛氏云注意與傳文本無不合柰
爲傳寫者所誤故人不能無疑耳何以大功也妾爲

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三句據注當在經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而簡脫在此此誤於漢以前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據疏是鄭君置之當屬注而大書連於傳此誤於唐以前者也褚氏云此條細玩賈疏注混於傳眞屬顯然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姑姊妹下以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厠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爲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阮氏學海堂本校勘記云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者爲注文而上

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於傳文女君同之下則一氣相連曰言曰下言文義顯然矣自寫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於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案諸家考正傳注之文致確傳注之文正而後經義可明經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並舉與爲曾祖父母條文同是未嫁者亦爲世叔父母姑姊妹降服大功故鄭以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釋之盛氏云

嫁者因出降也不云適人而云嫁者見其雖貴爲大
夫妻不再降也又云昏姻之時男女之正王政之所
重也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謂父母喪
也聖人權於二者之間以父母之喪較之昏姻之時
則服重而時輕故使之遂其服以世叔父諸喪較之
昏姻之時則服輕而時重故使之遂其時此逆降之
禮所由設也褚氏云前章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
已嫁者此條意重在許字者之逆降又云逆降之節
未必一許嫁卽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
遂同於已嫁之例耳胡氏承珙云逆降之說梁朱異

問北使李業興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後儒於此多有疑鄭者然經以嫁者未嫁者連文傳於未嫁之上特著成人二字則逆降之法似未可謂無之也胡氏培翬云此及爲曾祖父母條一言其降旁親一言其不降正親無論已嫁未嫁皆然故連言嫁者未嫁者然未嫁而逆降旁親必其年在及笄以上者注言將出者當及時正以明傳成人之義其引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條作比例亦正以傳釋此經與彼文同注之與傳毫無不合盛氏言逆降重昏姻之時褚氏言逆降在請期

之後胡氏言逆降義本經傳皆足以發明注說此鄭義之灼然昭著者也程氏瑤田强據譌文以駁鄭注豈謂天下後世無能徵喪服文者乎　又案逆降之說諸儒發之甚精經以嫁者與未嫁者並舉盛氏謂雖尊無再降蓋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大夫妻尊降服惟施於姑姊妹之適士者而在家之世叔父母等則否猶逆降服得施於將出之姑姊妹而不得施於昆弟也經著尊降服於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皆各服備見而大夫之妻惟見姑姊妹嫁大夫者應降不降一條明此外族親但有出降無尊降也蓋未嫁

而逆降者重昏姻之時此由從夫之義推之已嫁而不再降者厚族類之恩此由歸宗之義推之姑姊妹之再降則依大夫尊降之常例亦惟其夫繼世爲大夫降旁親者則然義各有當也

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傳文非經文辨

緦麻章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程氏瑤田以此四語爲經沈氏彤取之而張氏履凌氏曙辨之沈氏云程易疇足徵記駁鄭注處精確不刋如緦麻章末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指成人

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殤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殤
小功之殤卽據殤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殤
降在大功而爲大功之殤故大功之殤中從上卽齊
衰之殤中從上也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殤降在小功
而爲小功之殤其中殤則從下殤而降在緦麻所謂
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故小功之殤中從下卽大功之
殤中從下也鄭誤經爲傳謂皆據成人以前爲主丈
夫爲殤者服後主婦人爲殤者服改庶孫之中殤爲
下殤謬張氏履云案此條乃程氏之誤非鄭氏之謬
也齊衰之殤中從上者降在大功謂大功之殤中從

上卽齊衰之殤中從上其說無所關若大功之殤中
從下其長殤乃小功而中從下入緦麻則當云緦麻
之殤中從下蓋據本服之降而言則長中下皆可冠
以本服若卽據殤服而言則長中殤在大功者可云
大功之殤而下殤在小功者卽不得云大功之殤長
殤在小功者可云小功之殤而中從下入緦麻者卽
不得云小功之殤今中從下非小功而冠以小功則
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殤中從上大功亦本服
也程氏說看似直截而細案之文義已不甚通如此
又云丈夫婦人爲齊衰之殤長中降一等下降二等

其爲中從上也並見大小功章惟丈夫爲大功之殤中亦從上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在小功章爲其從父昆弟之下殤在緦麻章而中殤獨未見故傳以發之至於婦人爲夫族大功之殤則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緦麻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已明見中之從下故於兩章爲夫之叔父下不復發傳而又恐人疑其與大功之殤中從上之文不合也故於緦麻章末婦人爲夫族服之後總發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同者又發大功之殤中從

下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異者因欲明其異者遂自其同者而統言之所以辭備而成文也若如程氏說以長殤中殤四句爲經文則中殤之從上從下經已明著其例而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明是大功之殤中從下者又何容發問而贅此異名同實之傳即發問亦但答以中從下也即與經例前後相應而其義已大明又何容辭費轉滋後人之疑乎程氏之說其不可通又有如此者又云婦人爲本宗降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大同爲夫之親從服也故其爲殤服與丈夫異惟大

夫之妾爲庶子之殤中從上與主爲丈夫之例不協然此所謂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不足以爲難至小功以上妻亦有降一等者如爲夫之世叔父母是也齊衰之殤較重故中從上不異而於大功之殤獨異大功之長殤稍重亦不可異下殤則已再降矣故獨於中殤爲異先王制禮之意精矣密矣淩氏曙云程氏謂長殤中殤降一等云云四句皆經文說者以其緦總麻章末遂誤以爲緦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案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

說義若如程說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贅以經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程云兩殤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殤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殤降一等已入殤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殤降二等已入殤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緦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殤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爲從父昆弟之丈夫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殤中從下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殤則緦麻也安得復有下殤之服而爲中殤之

所從者乎案此不必疑也中殤從下殤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殤中從上乎况經只云從下未有服字也案張氏淩氏說極是程氏憑臆改經謬妄已極而沈氏猶申之甚矣邪說之足以惑人也

又案傳齊衰之殤中從上校釋曰此齊衰當指妻服齊衰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者言胡氏以齊衰爲夫之齊衰妻從服本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緦麻則於殤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此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之文不可通矣胡氏之精而猶有此失信乎治喪服之難也

士喪禮

士喪禮爲周公原書辨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歛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裘子游則裼裘負夏之反柩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尚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殆

亦不深考也胡氏云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尚在故孔子得以敎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校釋曰檀弓猶春秋之公羊穀梁也其義至精而事多傳聞之誤卽如曾子問篇於變禮詳考博辨豈有士喪禮

正經反未讀者而檀弓載曾子數事皆為子游所非一似曾子未見禮經者學者當知求其義不必泥其事也萬氏因此謂孔子時喪經無成書誤甚

主婦

經曰婦人俠牀東面注曰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沈氏彤云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為夫杖婦為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注適妻即主婦也案喪禮主婦謂死者

之妻喪紀以服之親疏爲序也虞禮主婦謂主人之妻舅沒則姑老祭必夫婦親之喪祭已然也此經言婦人不言主婦者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道其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死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末句胡氏語

拜稽顙成踊辨并刪定凌氏周禮九拜解

凌氏廷堪曰拜稽顙成踊者卽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

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拜似與經未合也校釋曰周禮九拜四曰振動杜子春讀爲振鐸之振哀慟之慟鄭君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疏謂杜讀字後鄭皆從之

案鄭於振動依文解不破字明與杜異而疏謂鄭從杜者此鄭氏微言鄭學之徒相傳未失者謂鄭從杜讀爲正而別存依文讀之說以備異義鄭之難於破字如此杜讀動爲哀慟之慟則爲凶禮之拜自明故鄭不復申釋淩氏解之曰拜而成踊謂之振動是也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動色變而拜謂之振動有異於吉凶之常拜也鄭以杜讀爲正而附存戰栗變動之說淩氏謂鄭失杜解非也又案拜之本義說文云𢷎頭至手也從段氏注本故字從手向書言拜手稽首拜手謂頭至手禮記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稽顙

而不拜拜皆謂頭至手引伸之則頭至地通謂之拜
周禮禮經所言拜皆兼頭至手至地言與專據頭至
手言者殊知者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䭫首二曰頓
首明以頭至地爲拜禮經凡單言拜者皆頓首言拜
卽不必別言頓首是拜卽頓首也拜君則別言再拜
稽首明此拜是稽首異於常禮之頓首喪禮則別言
拜稽顙明此拜是稽顙異於吉時之稽首頓首凡言
拜稽首拜稽顙皆別明拜法非謂拜而后稽首拜而
后稽顙拜與稽首稽顙爲兩事也檀弓孔子曰拜而
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鄭以

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周謂之吉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此禮家相傳微言故周禮注亦直著其說而不聞杜子春二鄭先有異辭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皆得謂之拜稽顙以其拜皆是稽顙也但經所言拜稽顙者則皆稽顙而后拜耳公子重耳受秦弔記言稽顙而不拜不言不拜而稽顙是周禮三年之喪先稽顙之明文也稽顙而后拜則其拜禮是稽顙也故曰拜稽顙淩氏謂稽顙非拜因疑經言拜稽顙爲拜而后稽顙以議鄭注不知經言拜之例皆不專據拜手與拜而后稽顙之拜截然不同經統言其

禮記細別其儀也大祝九㩴頓首頓首空首皆吉事之拜振動吉拜凶拜皆凶事之拜不必更以輕重分凶拜卽雜記之喪拜旣名爲凶拜不得反輕於吉拜矣稽顙而不拜者固不成拜禮拜稽顙者豈得以稽顙別之拜外謂稽顙非拜將稽首頓首皆非拜乎

凌氏周禮九拜解曰大祝九拜周禮作㩴字一曰稽周禮作䭫字首此臣於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卽于堂上拜者禮又

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餼使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于趙宣子則小君于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

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答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大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答臣下拜法是也至於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即喪禮拜而後踊也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歛

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拜而成踊謂之振動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是也是也二字今易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即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闞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唯拜而後稽

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答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唯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答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空首以一拜為正盛其禮乃再拜士相見禮士大夫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鄭賈據正禮言也空首以一拜為正以下今易八曰褒拜凡再拜謂之褒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褒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

答再拜者卽空首之褒拜也鄭大夫曰褒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褒拜附稽首凡拜皆有一拜再拜之殊惟稽首若拜神與尸無不再拜也（二句今易）九曰肅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昏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褒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唯

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葢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近人如顧寗人毛大可閻百詩惠仲孺江愼修諸君於九拜皆有論著均未能得其要領而閻氏至以古之拜如今之揖古之肅拜如今之拱手則尤謬按飲酒之禮凡拜必坐奠爵然後拜既拜之後始執爵興則古之拜非今之揖明矣肅拜婦人之拜鄭司農曰肅

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撎同揖士昏禮婦見姑姑與拜贊醴婦婦與拜是婦人之拜不坐如今之揖即肅拜也軍禮亦用此拜然則古之肅拜非今之拱手明矣考鄉飲酒禮賓厭介介厭衆賓鄭氏注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然則今之揖乃古之肅拜今之拱手乃古之揖耳

死者不冠說

鬠笄用桑長四寸注曰長四寸不冠故也疏云凡笄有二種一是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即此笄是也一是爲冠笄皮弁爵弁笄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笄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笄四寸者僅取入髻

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笄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髽無笄注云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笄今死婦人不笄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襲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乾學云古人之襲斂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爲容飾也又辨家語之僞云案襲衣之制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即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既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

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紱云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裹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橫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死之禮未之思耳胡氏云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是可證死者不冠也不笄謂無固冠之笄楊倞注據此經笄用桑以不笄爲或後世略也誤矣

設決法解

設決麗于擧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擧注麗施也擧手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句有彄句

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也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也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擘作捥鄭氏珍曰按擘說文手擘也郎俗腕字凡指首節接掌屈伸之骨皆其本巨擘本爲飯鄭所本不可攷云決以韋爲之藉至外端有橫帶者此明決之制藉麤也彄環也郎王棘檡棘所爲者外端彄內韋出於上者也內端韋出於下者也鄉指末爲外鄉指本爲內先以薄韋一片令上下略長于彄廣如彄之半環於上端中間綴一橫帶勻分爲二

以一帶中詘之綴於韋分為二於下端兩旁為一紐使設時與韋成一團是決之制也云設之至與決帶之餘連結之者此明設決之法擐貫也沓重也手表掌背也設決時先以韋之紐貫大指本其韋即帖於指面以為彄之襯因以彄貫指重於韋上然後取橫帶兩端夾彄向下從紐貫過此時無他帶可與結故且持之以待設握即隨設握韜手訖以其一繫自右橫由手內向大指繞帀手表至綴處向上自貫其繫斜循食指之背前出以鉤中指而後出循無名指之背斜向擘本與決帶之餘連結則決與握上下牽縮不脫即握口亦

爲繫所束固而繫在掌背午交叉成文理是明設決連擧之法因卽明設握法也唯左手無決故其握須有兩繫乃可結右手既有決帶與握繫相配結之故其握止右一繫無決之握其左一繫當短以但備與鉤中指者相結無用長也古文麗爲連則麗于擧者謂連結于擧也持者扼令不動之意橫帶貫紐出擘本下爲紐所扼決自不動故曰自飯持之持之持決也待設握決乃連擧矣下二句盡申明麗于擧之詳委

始死將斬衰齊衰者首服辨

鄭君說始死將斬衰者雞斯義本問喪彼注雞斯當爲笄纚將齊衰者素冠謂將斬衰者去冠而笄纚將齊衰者去吉冠而素冠檀弓所謂羔裘元冠者易之實兼此二者易謂變其常服也本胡氏義陳氏祥道誤據易之之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又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於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敖氏謂檀弓云易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

者乎孝子之心罔謂遭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倘猶加冠以爲飾是見親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江氏筠云經但言繼髮祖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死時已去之矣問喪雞斯注讀爲笄纚非聰決也下云徒跣扱上衽衣屨如此豈尚留一冠以爲飾自來說此者多以叔孫武叔之母死投冠在尸出戶後而疑之案彼注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此特其失之一耳喪大記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初未聞有冠也沈氏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笄

纚而加素冠蓋斬衰笄纚自始死及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於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纚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加括髮之于即堂下位而即代以免也始死首服之節笄纚與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允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即見之陳于檀弓問喪不別齊斬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若敖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於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則一

釋髻髮免髽

髺髮免髽之制說者各殊鄭氏珍曰括髮免髽三者皆去笄而露紒之名男子露紒斬衰用麻束之者稱括髮齊衰以下用布束之者稱免又以爲輕重之別婦人質無問麻布止稱髽括髮最重爲母止以奉尸侇堂於又哭卽易免爲父亦止於三哭後易免以爲時甚暫爲服止爲父母不似免之通於五服又皆至卒哭始除故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止以免與髽對言不及括髮也括髮者猶云束髮說文括絜也絜說文麻一耑也一耑猶一束故繆訓枲之十絜絜訓絜緼則絜是束義凡物圍束而量之卽絜束曰絜賈子度長絜大莊子絜之百圍皆是也

其散漫者則物皆總會其中結髮亦然故稱括髮省文則止稱括以括與會聲同又稱會莊子會撮指天是也以其總髮故又稱總此經括笄括用組記括無笄古文皆止作括今文以是死者束髮別用會而從影作鬠爲尸髺專字猶之古文作括髮今文改從影作髺以爲喪髺專字耳鬠周禮弁師注引又從手作擿要皆由括字增變免者問喪云不冠者之所服也冠至尊不居肉袒之體故爲免以代之據此則程大昌說免止是免冠並無他物誤甚然則以其去纚免冠而露紒卽謂之免經師復讀此服爲問以與解免義別今文又或從糸作

絻別之也哀二年左傳使大子絻亦從糸說文則以絻爲冕別體髽卽坐也吉髻廣而高如人之立遭喪則少狹而卑如人之坐至盤之若蛇盤則極卑如人之臥說文髮訓臥髻是也夫子誨兄女之髽曰毋縱縱扈扈戒其太廣太高知喪髻宜略收髻令緊窄而視吉髻爲卑視臥髻爲高以其似坐卽謂之坐作字者加髟以專名此制經師又別讀陟瓜切耳古之男女櫛髮訖乃以廣二尺二寸長六寸之纚韜其髮以笄貫之因盤其髮於笄下使縮之而髮末與髮際無束者猶易散也然後用總由項後束髮本掠其四際以前交於額卻向後繞束

髻端又束髮末而垂其餘於髻後爲飾內則子婦事父母舅姑皆櫛縰笄總髻之次也喪服注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總之制也至遭喪去纚則髻露去笄則髻無所縮所恃以束之者唯總然則此注說括髮免髽及喪服說髽皆云用麻布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者卽是謂總也今按括髮免髽蓋總之類其制不必一如總而其用則同鄭氏說得之免以代冠知亦代總者免與齊衰婦人髽相當齊衰婦人露紒則免亦露紒矣汪氏琬曰禮禿者不免爲其無紒可繞則免亦如總之繞紒矣

髻髮免髽制同而名異注曰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括髮者去笄纚而紒免者以代冠又曰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髽者亦去笄纚而紒然則以去笄纚言謂之括髮括髮之言束髮也以去冠言謂之免免之言不冠也以去纚言謂之髽髽之言露紒也各承上事名之　又案髽者露紒之名露紒有用麻布繞之者此經婦人髽於室是也有不用麻布繞之者喪服布總箭笄髽是也二者皆謂之髽沈氏彤謂髽以麻布爲其無笄總而代之旣布總箭笄則不復用麻布之幓頭其說

頁是喪服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以疏義考之露紒也下當有脫句大旨謂其在成服前者猶男子之括髮耳

既夕

朝廟日數辨

禮經校釋曰鄭謂下士一廟請啟先葬二日其上士二廟則先葬三日疏推之至天子七廟則先葬八日吳氏紱據曾子問天子諸侯喪羣廟主藏大祖謂主既不各在其廟則無容各別日朝之案注但言士禮不言大夫以上禮謂天子諸侯亦每日朝一廟者疏

之誤耳且曾子問但言天子諸侯則大夫不從此禮以大夫不皆得立大祖廟也則當下同士禮矣士朝廟每廟一日下記由禰適祖無厥明之文乃文省耳禮不以殘日問人而可以殘日朝祖乎以朝禰殘日朝祖尤非禮也吳說非　記朝禰重止于門外之西注云重不入者主於朝祖而行若過之矣校釋曰此亦事死如生之意生時父祖並有命必先祖而後父如或將見祖而先見父則父必促之行而子卽當急趨祖以承父志故今朝禰則止重于外若過之然蓋體禰廟之心不欲其先已而後祖而來朝者亦若曰

本爲朝祖以過父而來省非先親而後祖也則禰與祖禰者之心皆安矣此禮曲順死者先意承志之孝心唯注能達之所以必先朝禰者親親也所以止重於外若過之者尊祖也所以必明日朝祖者不敢以殘日事祖也仁之至義之盡矣而姜氏方氏江氏胡氏等乃紛紛糾駁姜兆錫謂重止門外露處越宿非孝子意不知重平日在中庭固未嘗屋之也且在門外當使何人守之若以爲非則何以處葬日倚重道左之禮乎又駁注自死至殯自啟至葬變禮同日數亦同之說不知注特因二廟者日數與殯同而著此

義耳非以此爲上下之通例亦非以爲朝必異日之正解也姜以辭害志固哉至祝及執事舉奠自是明日事序從如初中自當有燭經注檃括其文疏分別甚精方氏胡氏說雖不同皆非也　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是母喪亦朝廟明也

軸輴柩車辨

遷于祖用軸注云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疏云軸頭爲軹

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此輁旣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爲之兩畔爲孔者金釧其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亏其中言桯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也士殯葬不用輁軸朝廟得用之則大夫殯葬雖不用輴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爲龍謂之龍輴李氏如圭云桯謂輁之兩旁木如牀髀者黃先生禮書通故云軸以持輪輁以關軸鄭注士喪禮升棺用軸云軸輁軸也輁狀如牀軸其輪輓而行此注云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輁狀如牀牀之髀足似

几廣雅云桯几也故椇之䏶足謂之桯桯有穿孔貫
疏云前後兩䏶皆然謂左右面各前後皆有穿爲用
關軸也椇軸之制與柩車相近鄭注遂匠納車于階
閒云其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輅轝上
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又注當前輅云輅
轅縛所以屬引又注屬引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軸輴
曰紼據此引屬于輅紼屬于軸屬引之輅有前後輅
屬紼之軸亦有前後軸柩車用人引與用牛馬之車
不同後人不明其制方氏謂椇有前後橫木兩旁直
木是直同四周之輴矣尤誤檀弓三臣者廢輴而設

撥竊禮之不中者也鄭注云三臣于禮去輤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鄭以大夫用輴爲僭此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之輤大夫二字衍文賈疏謂大夫朝廟用輴與天子諸侯同則曰大夫以上可矣何必更煩舉諸侯邪輁軸用以升棺用以引柩而不用以載塗其葬日在塗載柩用輇車見雜記輇車者蜃車也皇侃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輇其尊卑之異在棺飾是已輴之用與輁軸同但士之輁軸不以殯啟殯遷祖而後用之諸侯以上之輴亦用以殯見檀弓喪大記行至壙說蜃車亦用以載柩見遂師注君

葬用輴大夫之葬廢輴且君之輴亦非用以在塗載柩見喪大記注孔疏謂大夫朝祖用輴與殯葬異與賈同誤又曰鄭注遂師共蜃車之役云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又注雜記載以輲車云輲讀為輇或作槫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又注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輴士用國車云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又注既夕記遂匠納車云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

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輲謂柩車有云輴車者聲之誤國車者字之譌有云槫團者字之借謂之蜃者車之形狀也謂之輇者車之輪即車之正名謂之輴者說文無輴字即輇之異文也此四句參用陳氏喬樅禮記鄭讀考義凡車止一軸兩輪柩車前後有軸故云四輪其崇半乘車之輪故云廹地而行又車之轅自輿下出而前縛輗以駕牛馬柩車之轅則前後出各縛一橫木謂之輅以屬引而人輓之此皆與他車異者

今案通故所考甚詳鄭賈又謂元士葬用輁軸說當有所受方氏駁之非也

薦馬哭成踊右還出解

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注曰主人于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于薦馬敖繼公云哭成踊圉人與御者也雜記曰薦馬者哭踊褚氏寅亮云注指主人爲是雜記薦馬哭踊亦指主人也孔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焉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江氏筠云案經於主人外所特著哭踊者上篇朋友親襚西階東北面哭踊三一也君視斂節君哭及君要節而踊二也此篇拾踊中賓亦在焉而不特著自餘執事者蓋皆以賤畧之矣如喪大記

云斂者既斂必哭經并不著何獨於此著國人與御者乎又云雜記云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孔疏薦馬凡有三柩至祖廟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然則國御豈三次薦馬皆哭踊耶

士不揄絞辨

商祝飾柩一池注曰士不揄絞案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注云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閒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

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喪大記君三池振容魚躍拂池大夫二池不振容亦魚躍拂池士一池揄絞胡氏據此注士不揄絞謂鄭所見大記本揄絞上有不字至確彼注引雜記而釋之曰是不振容也然則揄絞屬池下乃爲振容大夫惟不屬池下爲振容耳仍有揄絞士則幷不揄絞又大夫以上有魚士無魚皆自上而下降殺之差孔氏謂大夫亦揄絞但不屬池下爲振容深得鄭意賈氏士無揄絞亦無魚亦是惜其餘說未盡合耳

拔戴考

設披注曰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按尊卑披數周禮司士注鄭司農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鄭君謂結披必當棺束于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謂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禮書逈故云後鄭意披戴同數喪大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是披數同戴之明證也戴之言值用帛貫棺束之皮紐而連繫於柳使相值堅固披則以帛橫絡棺上而結于戴出其餘

于外其說有二一據賈疏云披在棺上絡過然後穿戴之連繫棺束者乃結之餘披出之于外是用帛一條而爲二披也據孔疏云一頭繫柳戴而出一頭于帷外則是帛一條止爲一披也君棺三束披亦兩旁各三大夫士棺二束披亦兩旁各二記云士二披據一旁之前後言通兩旁則四披披各二人執之故士喪記云執披者旁四人鄭注云前後左右各二人謂前之左右後之左右有四披披各二人故既夕注云士執披八人君之棺旁三披披之人數傳記無見賈疏云人君三披披各三人未知據何文以言之竊謂先

鄭之說必有所受蓋據披之人數以言也云士旁四
即據記文士執披旁四人之文是則天子旁十二諸
侯八大夫六者謂天子旁三披披各四人大夫旁二
披披各三人諸侯前後披亦各三人其中披二人也
諸侯之于天子士之于大夫其披數可同其人數自
有差等矣

士虞禮

虞禮考

禮記檀弓孔疏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
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

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案孔說本異義古春秋左氏說至確此記云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祫事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自漢以來無異解近儒乃謂虞祭皆用柔日萬氏斯大讀記三虞二字爲一句上屬既不辭之甚王氏引之又移三虞二字置再虞下校釋曰

上再虞皆如初謂再虞用日祝辭除稱虞事外皆如初虞也何必兼三虞乃得言皆乎士冠禮三醮云皆如初與此文義正同其不當以三虞二字移置再虞下明矣雜記注言卒哭與虞異者謂卒哭別一祭非即虞異其禮異其日兩日孰不必異其用日之剛柔也雜記言卒哭成事檀弓言卒哭曰成事皆以成事屬卒哭者卒哭在三虞後三虞雖稱成事至卒哭而祭事乃成卒哭後不復稱成事是祭成於卒哭故舉辭則三虞與卒哭皆云成事此記是也論祭則卒哭專成事之名檀弓雜記是也王氏謂三虞當在皆如初

上與初虞再虞同用柔日同稱虞事無用剛日稱成事之理未免舉一廢百矣三虞之用剛日自此記至漢儒無異辭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可證王氏强以爲用柔日除其所改竄之記文外別無一據不可信明矣異義所引古春秋左氏說有九虞者以柔日之文孔氏廣林謂有脫譌是也何氏公羊解詁引此記與今本同是公羊說亦如左氏說矣又曰他用剛日王氏謂用三虞後之第二剛日然則當云用他剛日不得言他用剛日全經內未見有此文法也又曰卒哭本非三虞明日三虞固用剛日也大夫以上卒

哭與虞相隔則虞卒哭之閒正當如赴虞者之有他祭不忍離其親也此記士禮則三虞與再虞相接而卒哭在三虞後之第二日不可易也吳氏江氏胡氏誤與王同檀弓孔疏意在專論卒哭非謂卒哭祝辭乃可稱成事而三虞不得稱成事也

祔已主反於寢練而後遷廟辨

鄭君說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胡氏正義曰此鄭推言天子諸侯之制故云凡祔祭於祖廟祭訖主仍反於寢僖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服氏注云特祀

於主謂在寢與鄭說同陳氏祥道云先儒謂旣祔主
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
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旣祖柩不可反孰
謂將祔而旣餞主可反乎萬氏斯大亦據坊記喪禮
每加以遠檀弓喪事有進無退二語以駁祔已主反
於寢之說然鄭注朱子實取之嘗云吉凶之祭其變
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旣卒哭祔廟然後神之
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又
云旣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子靜力主此說子壽
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經之

本文不足據信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祔不言遷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徐氏乾學云遷廟篇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卽告於殯宮之几筵也士虞禮注鬼神所在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賈聘禮疏謂寢內亦有碑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爲出殯宮無疑近張氏履云遷廟篇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撎案諸侯廟制五廟並列每門有隔牆隔牆有通門謂之閍門

從廟之廟出所祔廟過一閤門即入新廟矣又安用車即曰車以尊神也而記曰國君下宗廟則君車無入廟門閤門之理也今曰君升車從者皆就車則是君若臣皆於閤門之中廟門之前乘車也而豈有是哉且一牆之隔又安得有大溝渠乎哉由君臣皆車及大溝渠之文而知主之從寢之廟明也從寢之廟而祔後之復於寢又明也寢則曷爲亦名廟曰廬注謂廟殯宮時葬久矣神所棲即廟也今案以大戴禮遷廟篇證鄭注自朱子始其說自確篇中雖但言奉衣服不言奉主然不可以是臆斷爲無主昔人已辨

之矣張氏又云古者事神之道必多其方以求之記曰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於彼乎於此乎故喪之奠也在寢而又別有下室之饋今以神之將依於祖乎則爲之餞其尸而祔祭之以神之或猶安於寢乎則爲之反其主而特祀之魂氣無不之非神之一進不可復退一遠不可復近比也江氏筠云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孔子曰太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禰此未知其去葬久近其文承君薨而下則所謂禰者其卽上所云殯宮無疑也而下云三月乃名於禰夫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周卒哭而祔則其在祔後也明

矣而其文乃不異且下云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別言宗廟豈非復反於寢之明驗邪金氏榜云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於寢也檀弓之言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柩之失坊記之言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凡此皆申明注祔已復寢之義也云練而後遷廟者賈疏謂鄭據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

遷廟與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於廟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不同又據周禮匰人廟用卣以爲練而遷廟之祭又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案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據周禮廟用卣一句亦非明驗故朱子主三年遷廟之說徐氏讀禮通攷亦斷以遷廟當在三年吉禘之時吳氏章句據穀梁疏云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遂謂鄭誤解傳說今案鄭云練而後遷廟明有後字謂練後乃可遷廟非謂練即遷廟也公

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古者虞時作桑主練
時作栗主既作栗主則埋虞主於道左見鄭駁五經
異義虞主不可用以遷廟故必俟既練作栗主之後
乃可遷廟此注言練而後遷廟之義也然則祔已復
寢者固由孝子之意不忍盡變事生之禮實亦以祔
時用虞主虞主不可藏於廟故祔祭訖主反於寢也
公羊傳又曰用栗者藏主也是可證矣朱子云祔與
遷自是兩事又據大戴禮遷廟篇君及從者皆玄服
謂遷廟在大祥除喪之後是也近儒謂接神之道不
可以純凶故遷廟用玄服皆由讀此注忘卻後字謂

練而遷廟故爲此牽合附會耳遷廟既在除喪後則練祥禫之祭自當在寢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則是祔時主反於寢練而遷廟祭訖仍反於寢將來又必遷廟禮豈有如是之煩瀆者乎其必不然矣

中月而禫辨

中月而禫注曰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凡二

十七月釋名云閒月而禫說與鄭同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縞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縞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李氏云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喪服小記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間也王肅謂禫在祥是月之中讀此中月與文王中身享國之中同案是月禫自爲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之文亦上無所屬王義非也汪氏琬云案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金氏榜云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

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載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雜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

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閒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今案禮記閒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

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據閒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王肅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於數乎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猶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

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歟

特牲饋食禮

饋食解

鄭君說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胡氏匡衷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祼獻而後薦熟薦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祼獻之禮故曰饋食胡氏培翬云司尊彝云祼云朝踐朝踐即謂薦血腥又云

饋獻即謂薦熟是宗廟之祭始祼神次薦腥次薦熟故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鄭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法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法中古也周禮肆獻祼饋食分三節祼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共爲一節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實一時事故鄭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又周禮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朝事卽朝踐鄭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義與此同　萬氏斯大

云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衆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牢皆不用樂何歟嘗攷之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竊意特牲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吳氏紱云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觀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食禮明矣

考正淩氏廷堪周官九祭解凡諸家以禮說他經之文例入會通惟此及九拜解通說禮經祭法拜法故入此類

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說以爲皆歆食之祭博引傳記證之今一據禮經演贊其志推廣其義以示學者舉一反三之法按九祭博引以下三十二字今易一曰命祭鄭康成說以玉藻君命之祭此命祭之一端其在祭禮則隋祭也鄭康成以下至則字今易隋祭卽挼祭士虞作隋祭注今文隋爲綏特牲作挼祭注周禮曰旣祭則藏其隋隋與挼讀同耳按隋字原本皆作墮今據段氏阮氏胡氏說訂正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注隋祭猶墮下也以墮釋隋明經字本作隋注除猶墮外亦皆作隋字俗本多亂之惟集釋不誤隋祭謂墮下毀損其饌而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挼祭尸執觶右取菹換亦作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

酒啐酒告旨祭鉶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大牢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少牢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隋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當命而不命者猶尸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祝不饗皆大夫禮與士異者（此當命以下今易）命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為首二曰衍祭鄭康成讀衍為延說以曲禮主人延客祭此鄭不敢臆撰儀法以延祭二字記有成文故讀從之但鄭注三禮多異義若就禮經鄭注推之則衍讀如字（鄭康成以下今易）謂祭酒

也詩小雅伐木釃酒有衍籩豆有踐毛傳衍美貌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祭爲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獲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觶媵爵爲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閒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鉶亦嘗之而告旨則祭禮祭鉶當附于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按籩

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擩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此祭豆也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之兼祭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侑受尸酢主婦獻尸獻侑致爵於主人不儐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

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曲禮曰殽之序徧祭之按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卽徧字擩于醢上豆之閒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閒祭此祭鉶也鉶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也庶羞

十六豆故云㩊皆周祭也至於少牢隋祭尸取韭菹㩊擩于三豆祭于豆閒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擩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按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士虞作胳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前此上佐食舉牢肺正脊以授尸當亦振祭嚌之經不云者文不具也　此皆祭俎不擩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

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膱祭半膱橫于上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擩于醢而祭於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擩者省文也若籩實是糗脩之屬不可擩則必取菹擩于醢兼取籩實祭之又爲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挼祭以明不食則不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獻祝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此方是擩祭若挼祭所云則命祭中之擩祭公食大夫祭豆祭鉶則周祭中之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略者絕則祭之按鄉射

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繚祭也唯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疏云鄉飲酒大夫禮故云繚祭鄉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繚必兼絕絕不得兼繚是以此經云繚兼言絕也燕禮大射諸侯禮不繚祭者臣在君前殺其禮也有司徹大夫禮

不繚祭者祭禮異於飲酒也說文弗撟也撟舉也弗繚者舉左手以垂紾肺乃以右手絶之張氏爾岐以弗繚爲不繚則經當如鄉射諸篇直言絶祭矣燕禮大射以下今易九日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按燕禮主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絶祭也士虞特牲少牢隋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栗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共祭

也有司徹主婦致爵于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鉶祭酒則不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羮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

主人拜養辨

胡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愚于此節不能無疑嗣子子也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酢如事嚴賓然爲之子者何以安乎今案餕是食神惠之餘故主人愼重其禮而拜之初時拜祝拜酳係與兩餕爲禮不專拜嗣也

至酢時則專與嗣爲禮而拜受爵拜卒爵主人且先拜焉宜足以致後儒之疑然聖人制禮有精意存焉未可以常情測也吳氏紱云父拜之爲行禮也冠禮見于母母拜之與此義同官氏云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方氏苞云主人受嗣子之爵而卒爵又拜者神惠之餘不可以子將之而有異也禮經釋例云尸餕鬼神之餘餕者又餕尸之餘故主人事餕者卒食酳酢略同事尸之禮但節文則殺耳合此諸說觀之可以得制禮之意矣

陰厭陽厭辨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曰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淩氏廷堪曰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陸氏佃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氏之言曰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不施於正祭敖氏繼公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斯大亦主其論竊以爲皆非也考曾子問云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夫殤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

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陳氏祥道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適殤陰厭其禮詳庶殤陽厭其禮略也此數語取鄭注未發之義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矣江氏筠云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正謂唯備祭乃備斯二者耳即孔子分宗子殤與凡殤言之亦見於二者各有其一未嘗謂成人之祭無此也況曾子問明有攝主不厭祭之文其厭字將何解

乎褚氏寅亮云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爲殤者有陽厭蓋指凡殤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殤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殤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殤之陰厭與凡殤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奥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

氏吳氏敖氏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胡氏云金氏禮箋據雜記有父母之喪偁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謂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案陰童之稱唯見於注陰厭陽厭之稱自古有之是陰童陽童正由祭以陰厭陽厭得名也否則童何分於陰陽乎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謂陽厭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金說未確

少牢饋食禮

天子諸侯大夫士廟制考

金氏榜禮箋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

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注云當爲皇考無廟有禱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不同鄭志荅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榜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爲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

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並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墠皆闕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二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于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卽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卽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則爲壇爲墠卽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爲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亦爲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引天子高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唯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　案祭法去祧去祖之義千載晦蒙得金說乃豁然大通金謂大夫有祖考廟者亦

爲壇祭其皇考則無祖考廟者仍立皇考廟而爲壇祭其祖考如記文可知鄭注祭法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九字據鄭志趙商所引補祭法所陳蓋始來仕此國之大夫立廟之法放始爵非別子者之禮爲之金說能達鄭未言之旨鄭志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以夏殷雜者周禮大夫惟別子始爵者後世得立祖考廟非別子則有皇考廟無祖考廟殷則無論別子與否但始爵者卽得立其廟爲祖考廟鄭注王制云大祖謂別子始爵者此殷周所同也又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殷人所獨也王制一篇多

雜陳夏殷故鄭兼殷法言之　又案鄭注祭法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凡鬼者薦而不祭校釋曰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下似脫鬼其顯考之父祖七字顯考之父祖天子諸侯祭之壇墠大夫鬼而薦之正其差也考古人事鬼神之道有祭有薦其事鬼神之處有廟有壇廟所不及壇及之祭所不及薦及之據鄭義自大夫有祖考者以上皆薦其百世其無祖考者大夫薦及高祖之父祖士薦及高祖則自士以上無不事高曾祖

禰者至官師薦及曾祖庶士庶人薦及父祖則鄭約祭之世數多少差之喪服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其義類也然考之禮文祭有定制薦無定制以鄭注鬼者薦而不祭之義推之禮無去鬼之文則薦亦無窮期孝子慈孫苟能報本追遠不忘其所由生雖庶人薦及高曾固禮之所許古人祭禮甚繁其薦則如後人之祭後世祭禮名存實蔑祭之外更無薦則祭所不及之祖遂同於若敖之鬼揆之人情實有不安而要非所論於古人廟祧壇墠多少之數何則限於廟祧壇

墠者祭也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尊尊之義也不限於廟祧壇墠者遷也祖雖遠必不可曰有可以不事之祖親親之恩也記文鄭注甚明讀者自不察耳大傳曰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又或有祫祭于壇墠之事禮經特牲少牢二篇則特祭于廟之禮士廟祭祖禰大夫祭祖考若皇考有于壇者惟祖禰必于廟故鄭皆以祭祖禰言之

牲體之數及載辨

經曰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

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注曰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案此經升鼎載俎歷敘牲體皆不及殺賈疏乃去兩髀而通二觳爲二十一體與經不合陳氏祥道沿其誤朱子嘗辨之以上六句胡氏正義文

陳氏禮書云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肫胳觳也肫亦作膊胳亦作骼脊骨三正脊脡脊橫脊也脅骨三代脅長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膉也膉亦謂之脰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觳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

祭之所用者去髀脇而二十有一去二觳而爲十九矣又云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蹏兩胉脊胉脅也旣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爲七體孰其殽謂解之爓之爲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朱子云豚解之義陳說得之體解則析脊爲三兩胉兩肱兩股各三通爲二十一體

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是如此但牲則兩髀以賤而不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注云凡牲體之數備于此不及他體也況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而周禮內饔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盡其疏略至少牢疏及陳祥道乃去髀而以兩觳足之盡見此經後篇猶有脰及兩觳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 故獨取兩觳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觳亦非正體又何爲而取之邪此其爲說雖巧而近於穿鑿不可承用褚氏寅亮云二

十一體當數髀而去觳蓋觳附於骼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言髀不升則髀明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觳乎疏未是陳亦同誤　張氏爾岐疑經肩在上之肩字爲誤盛氏世佐云張氏蓋失於分句之不審耳肩胮臑膊骼在兩端爲句脊脇肺爲句肩在上爲句此三言者所以明其載於俎之次也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則脊脇腸胃肺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脇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則臂臑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骼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

之法也王氏士讓云復言肩在上者以上文直言兩端未分上下故須别之也戴不言腸胃者以既言長皆及俎拒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中可知胡氏云經不云肩臂臑在上而云肩在上亦以肩爲貴體故特舉之以該臂臑且肩又在臂臑之上故舉其最上者言之也張氏以肩爲誤固非敖氏以不言腸胃爲文脫亦非矣

有司徹

祊繹辨

鄭君說卿大夫既祭而儐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

而繹胡氏云賈疏及郊特牲孔疏皆謂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祊一是繹祭之祊案詩楚茨曰祝祭于祊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孔疏引孫炎云祊謂廟門也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祊說文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亦引詩祝祭于鬃又云鬃或作祊是正祭之祊也禮器曰爲祊乎外鄭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孔疏爲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家語云周禮繹祭於祊（家語雖王肅僞撰然其不謬處當襲古書成文）是繹祭之祊也郊特牲索祭祝於祊鄭注索

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孔疏此索祭於祊是正祭日之祊下云肵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注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名同稱之曰祊也禮器疏引郊特牲索祭祝於祊亦以爲正祭之祊其說是矣而祊之於東方疏及詩楚茨疏引乃又以爲繹祭賈此疏引索祭祝於祊亦以爲祭之明日祊皆誤江氏永云索祭祝於祊文承直祭祝於主之下當在薦孰之後是也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鄭注出於祊謂

索祭也是亦以爲正祭之祊矣而孔疏乃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求神不知出於祊與詔祝於室連言卽詩所云祝祭於祊出者出室非出廟門此疏亦誤也又郊特牲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鄭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竊疑此祊與繹對言明亦是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面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繹當在廟門今乃於庫門均爲失禮之事且此經言繹

言祊言朝市明是三事鄭乃繹與祊合爲一解之恐
非今案胡氏分別二祊甚是但郊特牲祊之於東方
當仍是繹祭之祊蓋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之大名其
禮先祭於廟門外之西室謂之祊又事尸於其堂謂
之賓尸經傳有據祊言繹別出賓尸禮者詩序云繹
賓尸也楚茨傳云繹而賓尸是也有據賓尸言繹別
出祊禮者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是也
祊繹二者時同禮同孔子見魯繹與祊東西遠近異
處竟似二禮不相屬者又與朝市皆失其處故連譏
之此注云卿大夫旣祭而賓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

祊而繹此繹亦主儐尸言謂卿大夫於祭日賓尸天子諸侯則明日祭於祊祊而為繹禮繹禮祭事略而爭尸禮大也又引春秋壬午猶繹以見繹之在明日引爾雅繹又祭以見繹禮之不徒賓尸皆證其與卿大夫禮異者

釋俎

淩氏廷堪曰儐尸之禮尸羊俎尸羊肉湇俎尸豕俎侑羊俎侑豕俎主人羊俎主人羊肉湇俎主人豕俎主婦羊俎尸侑主人三魚俎共十二俎而七湇燔俎不與焉然唯尸侑主人主婦四羊俎為正俎其餘八

俎及尸主人羊匕湆豕匕湆四俎匕湆有湆無肉故載俎時不列之皆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之上經云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注其南俎司馬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豕胥湆魚所謂南俎北俎者卽益送之二俎也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于豆南此尸正俎也又云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祭肺祭酒後次賓縮執匕

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此羞羊匕湆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祭肺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楊氏復曰湆字衍張氏爾岐曰覸下受酢羞肉湆節當是縮奠湆俎于羊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縮執俎以降此羞羊肉湆也主婦獻尸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此羞豕匕湆也又云司士羞豕脀尸受如羊肉湆之禮此羞豕脀也上賓獻尸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卒爵後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湆魚也皆益

送之俎也主人獻侑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此侑正俎也主婦獻侑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祭肺後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豕脀也上賓獻侑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此羞湆魚也皆益送之俎也主人受尸酢長賓設羊俎于豆西此主人正俎也又云次賓羞匕湆如尸禮此羞羊匕湆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祭肺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注言虛俎者羊湆俎訖于此虛不復用此羞羊肉湆也主婦致爵于主人受豕匕湆受豕脀皆

如尸禮此羞豕七湇豕脀也上賓致爵于主人司士羞一湇魚如尸禮此羞湇魚也皆益送之俎也又主婦受尸酢司馬設羊俎于豆南是爲主婦正俎主婦不備三獻故無益送之俎也至于主人獻尸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受祭嚌後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主婦獻尸次賓羞豕燔如羊燔之禮主人獻侑次賓羞羊燔主婦獻侑次賓羞豕燔皆如尸禮主人受尸酢次賓羞羊燔主婦致爵于主人受豕燔亦皆如尸禮主婦受尸酢次賓羞羊燔如主人之禮李氏如圭曰羞燔亦當以羊肉湇之

俎考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注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然則羞燔別有俎以載之不用雍人所執之俎李氏之說非也今按淩氏剖析甚明考經無豕肉湆而注云其北俎司士以羞豕匕湆豕肉湆盧氏文弨云注豕肉湆三字李云衍吳氏云案下司士匕豕卽豕脀也絕無豕肉湆之名今刪疏文並同蔡氏云四羊俎設于鼎西自北而南爲一列饗人又執二俎設于其西別爲一列並者南北並列也南俎以羞羊匕湆羊肉湆北俎以羞豕匕湆豕脀湆魚蓋羊陽類豕魚陰類故二俎不相通也

前四羊俎爲正俎皆奠于席上後二俎爲益送之俎則既羞之後卽以其實併于羊俎而執虛俎以降焉又云六俎之用鄭注確不可易鄒仲與等從而紛更之謬甚

不儐尸者旅酬無算爵辨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曰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正義曰經云交錯其酬謂旅酬也與上儐尸賓及兄弟交錯其酬指無算爵言者與注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者蓋以上大夫旅酬無算爵皆於此篇堂上儐尸時行之故云與儐同者在此篇係言禮之節

限大概如此非謂此經交錯其酬與儐尸同也賈疏泥於注說謂下大夫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敖氏疑經不言如儐未詳皆非也上大夫儐尸於堂尸亦與旅以二人舉觶于尸侑爲發端此不儐尸及特牲則但言賓兄弟者以無尸侑主人與酬是不盡如儐也旅酬無算爵之禮特牲及此篇儐尸言之特詳經於此文略者亦以其儀節已詳具於彼讀者可參互以得之耳盛氏云以特牲禮考之其第一番旅酬也賓取主人酬之之觶以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所謂旅西階

一觶也第二番旅酬則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其儀亦如之所謂旅作階一觶也二番酬訖于是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無算爵始矣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是亦謂賓取主人酬觶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取弟子所舉觶以酬賓二觶先後迭舉而爲二番旅酬也云無算爵則謂賓長兄弟長各取其弟子所舉之觶以相酬而二觶並行也特是賓長獻于尸之上亦當有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一條無爵算之上亦當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一條而文皆不具故啟後人不旅酬之議耳然

詳味經文參觀諸禮其義未始不顯然也若謂不旅酬爲辟人君禮則豈上大夫與士皆無所辟而下大夫獨當辟耶其說固不可通矣秦氏蕙田云儐尸旅酬者再而後行無算爵尸侑在堂上與於旅酬而不與無算爵特牲與不儐尸尸祝主人皆在室中並旅酬亦不與又無侑故無二人舉觶及賓一人舉爵之事其旅也特賓與兄弟交相酬而已然亦有二番旅酬而後及無算爵特牲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是也此經云交錯其酬亦謂二番旅酬方氏苞云旅酬之禮自天子達於士祭之大節也無算爵因旅

酬而旁推之禮也廢旅酬而行無算爵則無其本矣王氏士讓云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于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章氏平云案上下大夫儐尸不儐尸皆有旅酬與特牲同此經文略故總云交錯其酬其異者上大夫儐尸於堂尸亦與酬不儐尸則同特牲唯事尸于室尸不與酬又士不嫌與人君同旅酬得堂下各設尊大夫不敢同於君堂下旅酬亦與神靈共尊耳賈疏謂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殆未必然禮經釋例云上經儐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

遂及私人爵無算此專爲無算爵也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者謂旅酬也云無算爵者謂無算爵也與上經爵無算承上文而言者不同考鄉射詳言無算爵之禮鄉飲酒則但云無算爵不復及其儀節亦此例是不儐尸未嘗無旅酬也今按諸家辨正賈疏無旅酬之說甚是故詳錄之